

如果你是大奸臣的女儿，会怎么样？



目录

《止戈》（已完结）

那朵开在万众枝头的娇花，最后枯萎在了大婚当日的清晨。

我爹是当朝第一大奸臣的事，我很早就知道了。

早到我六岁时自己个儿去八宝斋买点心都敢不带钱，八宝斋是帝都第一大商铺，卖点心，也卖胭脂水粉，偶尔也卖点心味的胭脂水粉。我将新出的样式一扫而空，别的府里奉了主子的命来买的丫鬟小厮们，巴巴地看着我抱起堆起来比自己人都高的点心盒子转头就走，也不敢出声。跟着我的仆从们就候在八宝斋门口，见我出来了，就将那些大小的盒子接过来，将我抱上轿子便走。八宝斋的小厮也不拦我，他们晓得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把点心钱补上，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人，毕竟——想讨好我爹的人多得是。

我爹对我的作风一向不闻不问，甚至隐隐为我这么小就懂得仗势欺人，还知道不花自己家的钱感到骄傲，总之是百般纵容

的。不过我娘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我娘说怎么能让人家给我付钱呢，小姑娘吃些点心花的都是小钱，这点钱侯府还是掏得起的，要有大家风范。我爹一听，又觉得我娘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我娘就从我那些姨娘的月银里，将我吃点心的钱给扣出来再还给人家。

为此姨娘们在家潜心苦学如何做点心，就盼着赶超八宝斋，让我从此在她们这儿吃点心，好保住她们每个月的月银。这些姨娘们是很不容易的，平日里也见不到我爹，入府之前盼望着能得到我爹的青眼，然后大富大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入府之后才发现，讨好我爹还不如讨好我来得快。

点心倒是不贵，印了八宝斋三个字身价就会翻上好几百倍。有好一段时间，我娘是十分支持我多吃八宝斋的点心的，后来我见八宝斋的胭脂水粉闻着也是顶好的，就也往回揣，到家了献宝似的给我娘，我娘是长公主，什么宝贝没见过啊！但是只要我说我没付钱，我娘就很开心。她总是亲自带着钱登门去八宝斋，以至于后来府里的姨娘们又开始学胭脂。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就传到皇上舅舅耳朵里了，还传得有些变味，说是英侯府上下勤俭刻苦，主母带着姨娘在家里自己动手做点心和胭脂水粉节省开支。感动得皇帝舅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专门下诏表扬了我爹，还赐了好些宝贝下来。我爹回了家，对着我娘百般夸赞，还把皇帝赐的金镶玉如意拿给我玩。

我觉得我爹是个奸臣这件事也不能怪我爹，主要是我舅舅这个人吧啥都信。

第二日我拿着如意去传鸿馆上课，坐在我旁边的薛安瞧瞥了一眼，冷哼一声：「奸臣之女！」

对于薛安，我是不愿意理他的，也不能说是一向不愿意理他，从前我们也有过和谐的时候。他是沈贵妃的儿子，沈贵妃不仅长得好看还特别温柔，不仅备受皇帝舅舅宠爱，连我娘也很愿意跟这位沈贵妃说几句话。但是薛安作为沈贵妃的儿子，是一点好基因也没有遗传，嘴贱且不说，就连长相也光遗传了我皇帝舅舅。

倒不是我皇帝舅舅长得丑，我娘和我皇帝舅舅是一个娘生的，俩人长得八成相似，我娘是个标准的美人，所以我这位皇帝舅舅就有点女相，薛安长得像我舅舅，是个比我还好看的男娃。

面对这种类型的美貌，我已经严重审美疲劳。

皇帝舅舅是个实在人，赐的如意个儿大柄长，我伸手一掷就横到了薛安的桌子上。纯金的大如意，咚的一声砸在桌子上，薛安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转过头来瞪我，手里握着的笔怼在纸上，墨迹晕开，整张纸面目全非，「容戈！你是不是有病！」

我将手里的书打开，抬头冲薛安一笑，「买你一天的安静。」

「谁稀罕你的如意！」薛安作势要将如意扔回来，许是碍着夫子已经转过头来看我们了，到底没有实际行动，不过颇有几分拖我出去决斗的架势。

我看了一句诗文，抬起头，慢条斯理道：「薛安，信不信我告你状？」

薛安抿嘴，念了句「算你狠」不再理我。

小样儿！打不过你，我还阴不过你了？只要我哭着喊着找皇帝舅舅告状，薛安就别想平平安安地从御书房出来。舅舅宠爱薛安，但是对薛安也很严厉，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还有课业武学方面都对他要求很高。说到这里还是得感慨一句，我的皇帝舅舅虽然人很憨，但是对每个孩子都很好，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差别，不过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只有两个儿子。

欺负表妹这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不用我多说，薛安就不再同我计较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念书，当初皇帝舅舅说叫我和皇子公主一同来知世堂上课时，我是全家最开心的一个。我爹说了，有文化是重要，就算是忽悠人，也是有文化的更能胡扯，没文化能做出假账吗？只能做出来错的！没文化能买到好的书画吗？只会被骗买到赝品。他还告诉我从前我吵不过薛安，主要是因为我没文化！

如今我读了书，果然吵赢薛安的次数与日俱增！我爹诚不欺我！

夫子说了下课，我才慢吞吞地开始收拾书本，我爹今日在御书房议事，回家时正好能从知世堂门口过，也不晓得会不会来接我。

这个中年美男子，一向是只顾着自己快乐的。

我跟我爹的关系很是微妙，说他不疼爱我吧，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从小金玉堆里养出来的，不管惹什么祸，他都不会训斥我；你说他疼爱我吧，他也从没有过问过我的事情，饶是我生病也只有我娘照料，我爹只会说请最好的大夫。总之我和我爹之间不远也不近，感觉就像我娘是个开客栈的，恰巧我爹和我都住这儿，每天碰见就「哎呀，老容好啊！」「呀，小容来吃饭了？」这般寒暄一下。虽然我爹对我没有什么体贴入微的关怀，但是他也教了我很多道理。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中年美男子的。

小时候我还问我娘为什么我爹从来不抱我，我娘说我爹胳膊有病抱不动小孩，我又问那为什么我爹也不背我，我娘说你爹后背有病背不了小孩，我说娘你能不能换个理由。

不过好在我娘格外疼爱我，我打小儿跟我娘更亲些，并不会觉得我爹跟我之间有什么不对。

出了知事堂，我爹果然没来，我将书本手绢递给来接我的嬷嬷，迈开腿就要走，却被人叫住了。

「戈儿！」

我转过头，这个声音我熟悉，温温柔柔的，果然是沈贵妃，披了素粉的大氅站在那里，活像是一树梨花。她朝我挥挥手，粉面含春，笑意盈盈，「戈儿，要不要来我这里吃些点心呐？」

说实话我心动了。

嬷嬷见我有些犹豫，伸手将我的领口紧了紧，把手绢重新塞给我，干脆替我做了决定，「小姐平日里不是最爱吃沈贵妃做的点心了？老奴回去跟公主说，您愿意去就去吧啊，别叫贵妃娘娘久等！」

我是很愿意去的，虽然春蝉总跟我说，据她的猜测，沈贵妃是为了讨好长公主才待我这么好的，她心思深不能跟她走得太近。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沈贵妃宫里的点心总是没有那么多心思的，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我极其嗜甜，尤其爱吃点心，沈贵妃若真的是有些小心思，那实在是用在我的心头上。

我极为矜持地点点头，然后有些雀跃地跑到沈贵妃身旁，刚刚要露出明媚的笑脸，就对上了薛安的那张死人脸。

「安安，母妃怎么教你的？见了表妹怎么这么没礼貌？」沈贵妃拉过我的手，嗔了薛安几句，又摸摸我的小脸，「咱们的小戈儿怎么瘦了呀？」

「母妃，您可别睁着眼说瞎话了，她这脸比您戴的海珠还圆，哪里瘦了？」薛安比我高出许多，清瘦俊朗的少年走在我的身侧，衣袂飘然，玉冠琼带，本该是个很美好的画面，可他却斜睨了我一眼，十分煞风景地开了口，「您还叫她吃点心，前些日子她上课牙疼，哭得跟什么似的，把夫子都吓到了。」

他这话听着是有几分关心的意思的，但是说得总是很欠打，薛安一向如此，坏事就坏在一张嘴上。

我不愿理薛安，扭头冲沈贵妃笑，沈贵妃也笑着看我，捏捏我的手，语气又温柔了几分，「戈儿跟你爹真像。」

沈贵妃的手很温暖，又细又软，有些肉乎乎的，握着十分舒服，舒服到我不好意思纠正她的错误。我是不像我爹的，见过我的人都说我跟我娘长得像，这话听了我娘就十分开心，总要笑上半天，我也跟着开心，说我像我娘，这不是夸我长得美吗？

薛安在一旁撇嘴，被沈贵妃瞪了一眼，没说什么。

我在沈贵妃宫里吃点心吃得正开心，薛安坐在一旁看得揪心，眉头紧锁，干脆伸出两根纤细的手指来摁住了碟子的边缘，「容戈，你吃太多了。」

我将点心碟子放开，有些恼意，「不就是吃你个点心嘛，做什么跟吃你的肉一样。」

薛安张嘴又要怼我，被进来通报的婢女打断，婢女瞧着我一笑，「娘娘，英侯爷遣人来寻容小姐了，说是容侯爷在宫门口等着呢。」

薛安一听，直接将我面前的碟子拖到了自己面前，捏起一块点心来冲我挑眉，「你快走吧，可别让你爹等急了。」

我把手伸到薛安的脸前，乘他不备直接将他手里的那块点心拽走塞进了嘴里，虽然心里是不大想走的，但却还是出了宫。

马车里座子上铺着上好的灰狐狸皮，柔软极了，还备着西域的葡萄，我爹斜卧在座位上，手里捏着紫砂手壶，吃个葡萄嘬一口茶，吃个葡萄嘬一口茶，好不快活。

我在一旁默默地将葡萄皮吐到痰盂里，嘿，我爹这个奸臣当得有模有样的。

「容戈啊，你说爹待你怎么样啊？」我爹将手壶里的最后一口茶嘬完，目光幽幽地飘到了我身上。

嘿，奸臣说话了！

马车一晃，我嘴里葡萄连着皮囫囵咽了下去，噎得脸色发紫。我爹气定神闲，将茶壶里的水倒到手壶里再递给我，「容戈，爹对你没有差到你要吞葡萄自尽的地步吧？」

这话问得我有些尴尬，我将手壶里的水一饮而尽，猛咳了半天，葡萄还是雷打不动地卡在嗓子眼，我觉得我都要闭气了，我爹才慢悠悠地出了手，一拳头朝我后背凿下来，气管通畅。

我有些艰难地抬起头，晃了晃手里的紫砂手壶，问得十分艰难：「爹啊，为什么你不放茶叶？」

我爹接过手壶，一脸淡然，话说得很是理所当然，「因为今天忘了带。」

那你每次喝完以后还回味无穷地咂咂嘴是怎么回事啊？没有茶叶哪里来的回甘啊？

葡萄暂时是不想吃了，我看向闭目养神的老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爹，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

我爹睁开一只眼，瞥向我，又闭上，有滋有味地喝了一口茶，「看来，你也没我想的那么蠢，果然是在我的耳濡目染下聪明了许多吗？」

爹，您的手壶里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到底谁蠢啊？

「您别整这些虚的了，就不能直接点吗？」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刚才马车晃悠那么一下，是我爹早就授意车夫的，怎么糟老头子每次不高兴都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您就说呗，那我能不能听？」

「那你往后给我离姓沈的远点！」我爹终于将手里的手壶放下，睁开了眼，嗤了一声，「姓沈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点点头，这才想起来，沈家那位沈烈大人据说跟我爹是有仇的，而且是非常讲道理的有仇，只仇恨我爹。薛安的大舅舅，沈贵妃的哥哥沈烈是当朝宰相，也就是我爹的头号政敌，我常常猜想，我那皇帝舅舅大概每日上朝看的就是他俩大老爷们掐架吧。

见我答应得爽快，我爹很是满意，在怀里摸了半天，掏出个沉甸甸的蜀锦袋子来往我手里一塞，又闭目养神去了。

回了侯府进了自己屋子，我才把这个袋子打开，一袋子的金元宝差点把我的眼闪瞎，平日里我爹给我宝贝都是给东西，什么

珊瑚树，什么夜明珠，还有今日被我扔给薛安的金镶玉如意，直接给金子还是头一回。

我将袋口封好，藏到床底下，不禁感慨，我爹不愧是个奸臣，随身带这么多金子，嚯，从怀里掏出来，也不嫌硌得慌。

东西刚藏好，我娘就进来了。

我娘往桌子旁一坐，将我拉到身旁，手腕上的镯子碰到桌角，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娘瞥了一眼手腕上的镯子，伸手将我衣角的褶皱抚平，语气轻柔，「嬷嬷说你今天去沈贵妃宫里吃点心了？」

我点点头，「是去了，薛安那小子太烦人了，点心都不舍得不让我吃！」

「戈儿，薛安表哥是怕你牙疼。」我娘惯会给薛安开脱，每每都要教育我，与表哥要和平相处才是。有次我听得不耐烦了，发了脾气，质问我娘到底谁才是她的孩子。没想到我娘竟然哭了，当朝昭荣长公主，皇帝的亲姐姐，英侯夫人，任谁见了都要礼让三分的尊贵女人，被我一句话说哭了。虽然只掉了那么几滴泪，但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我出生以来，就没见过我娘哭。

我娘大概是有我不能够理解的些委屈的，可我也觉得有些委屈啊。

后来我长了记性，我娘再替薛安说好话，我只点头听着。

嬷嬷和春蝉也叫我要跟薛安搞好关系，春蝉说薛安说不定是以后是要做皇上的，不要惹的好。春蝉是个深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道的丫鬟，她觉得只要是远离是非，就能平安无事。

我爹就不一样了，我爹比较不讲理，我爹拍拍我的后背，表示薛安能不能做皇帝，薛安自己说了可不算。众所周知，我爹是坚定不移的承王党，他说这话时，承王薛宁正看着我笑。

看，这才是一等一的大奸臣，操纵朝政已然是操纵到明面上了，谁也不避讳。

我那皇帝舅舅不知怎的，就是不立太子，谁跟他说这个事，他跟谁急。

薛安先封了祁王，大臣们觉得薛安有戏，过了没多久，薛宁就封了承王，大臣们彻底蒙了。这搞什么嘛，玩我们的心态吗？

要我说，皇帝舅舅看着两党相争，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说到底还不是看我爹和沈烈掐架。

转眼便要到中秋节了，知世堂放假三天，放假前的最后一节课总是十分躁动，唯二能够静下心来，不与同座窃窃私语的只有我和薛安。

我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我牙疼，而薛安能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他的同座是我。

我疼得龇牙咧嘴，从怀里将手帕拽出来捂住自己的脸，心情郁闷，昨日放学回府时是大不该去天宝阁买蜜饯的，更不该的是

不听我娘的劝阻，大半夜偷偷将那两盒蜜饯都吃了个干净。

吃糖不规范，本人两行泪。

许是我在旁边小声呜咽，打扰到了薛安温习，他转过头一记眼刀横过来，正对上我含满了眼泪的双眼。

「就瞪了你一眼，矫情什么？」薛安从我手里拽掉手帕，怼到我的脸上擦了擦泪又给我塞回手里。见我鼓着腮帮子不回嘴，薛安笑了，支着脑袋凑近我，「容戈，你是不是牙疼？」

小人得志，幸灾乐祸！

我懒得理他，将头撇过去，薛安嘴里向来没什么好话，何况我现在牙疼得要死，吵架是肯定吵不过的，一张嘴就遏制不住的泪流满面。我不死心地用舌头舔了一下那颗病牙，疼得哭出了声。

夫子手里捧着书，目光越过前排的同学落到我的脸上，处理得十分轻车熟路，「您是要自己去太医院是吧？」

夫子统共上任不到半年，已然见过我牙疼八次。按道理我这样扰乱他的课堂秩序，他是该发飙的，可是他不敢。他连薛安的手板都敲，却唯独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办法，我爹威名在外。侯府是极其不讲理的，若不是我本人还稍微讲些道理，想必是已经将我纵得无法无天了。

我捂着脸便要出去，夫子怕我自己不妥，点了薛安同我一起。

夫子您不觉得这样更不妥吗？

知世堂与太医院相隔甚远，要穿过整个御花园才能到达，我牙疼得厉害，开始打薛安的主意，拽了拽他的衣角，「薛安，不如你背我吧？」

薛安两手交叠在胸前，目视前方，丝毫没有要背我的意思。他唇角一勾，低头认真地瞧我，「容戈，天还亮着呢，你怎么就开始说梦话了？」

我一直很不能够理解，沈贵妃那样温柔的人是怎么教出来薛安这种臭脾气的。薛安这人桀骜不驯得很，看谁都不顺眼，尤其看我最不顺眼。

薛安与他舅舅沈烈亲近，跟着他舅舅一起对我爹深恶痛绝，但是他明显没有沈烈气度大。饶是沈烈这种与我爹三句话不对就想动手的暴脾气，见了我也是要问一句「戈儿往哪儿去啊？」

我疼得眼泪直流，被薛安这么一说，委屈极了。皇帝舅舅都不舍得说我两句，还会在我娘训斥我时横加阻拦。薛安却天天怼我，这是个什么道理！

我脚步一顿，恶向胆边生，将帕子往地上一扔，开始放声大哭。

在御花园伺候的宫人是极多的，赶上中秋在即，御花园需要装点，来往宫人比平日还要多上几倍。我这么一哭，宫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手里的活计不敢停，但是两两小声议论还是能的。

只要我今日哭的声音大一点，薛安明天在舅舅那儿就会更难熬点。

「有那么疼吗？」薛安走出老远，见我站在原地不动了，又折回来，将我丢在地上的帕子捡起来，居高临下地朝我伸了手，皱着眉头，显然不是同我打商量，「我背你，你闭嘴。」

在薛安背上翻了一会儿白眼，我突然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张嘴还有点哽咽，泪珠就大颗大颗地掉到了他的颈窝，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琢磨了一番决定好好说话，「哥哥，你怎么带着我往沈贵妃宫里走啊？」

「你疼成这样，我母妃宫室离得近，召太医过来就是了。」许是伸手不打笑脸人，薛安倒是难得好脾气，连语气都柔和了几分。他一路背着我进了沈贵妃的永安宫，一直到进了内室才将我放下来。

沈贵妃连忙给我倒了凉水让我含着，一边温声细语地哄我，一边着急忙慌地宣太医。

薛安站在一旁，挺拔得像一棵御花园里种的青松，脸上挂着笑，这笑是有几分愉悦在里面的，但他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愉悦些什么，所以我统一归为幸灾乐祸的笑。他理了理自己的袖子，将一截露出来的什么料子塞了进去。见我在瞧他，便把手背到身后去，开始了每日嘲讽，「放着在知世堂喊来太医就得了，你非要自己去，折腾自己就得了，还要折腾我。」

我一张嘴，嘴里含的凉水就要往外流，险些漏到我的衣襟上来，我赶忙闭上。旁边的婢女捧了痰盂来，我低头吐嘴里的水

时瞟了一眼沈贵妃，抬头看薛安，已经恢复了那副理直气壮的嘴脸，「我那不是怕打扰同学念书吗？」

沈贵妃瞧着我眼眶还是红的，有些恼意，给我换了一口凉水，转头看薛安，「安安，你是戈儿的表哥，照顾戈儿不是理所当然吗？母妃前日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许是得了沈贵妃的训斥，薛安抿了抿嘴，没再说什么，反而极为反常地伸手揉了揉我的头。我被他的举动惊呆了，一时之间忘了动作，整个人定在原地。薛安收回手，脸上的笑意盛了几分，「少吃些甜食。」

太医来时，我那皇帝舅舅也跟着来了，见我瘪着嘴坐在那里，心情大好地笑了两声，「小戈牙疼是吧？不如让太医给你拔了就不疼了！」

瞧瞧，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太医给我瞧了牙，嘱咐了一堆事情，又给我开了方子抓药，一堆事情折腾下来，天色渐暗。皇帝舅舅兴致好，留我吃晚膳，将「你娘最近身体好不好」「在家都干点啥」「有没有想我」事无巨细地问了一遍。

舅舅与我娘关系极好，听我娘的陪嫁嬷嬷说，当年我娘出嫁时，我这位已经做了皇帝的舅舅还偷偷抹了一把泪。不过我爹说我舅舅这人，哭哭啼啼的没有一点帝王的威严。

本来是十分和谐的一顿饭，直到婢女将桂花甜粥端上来，我倒抽了一口凉气，牙齿隐隐作痛，才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哎呀，小戈牙疼吃不了，朕忘了，给安儿吃吧！」皇帝舅舅笑起来颇像一只狐狸，狭长的眸子里闪烁着揶揄我的快乐，将描金瓷碗稳稳地放到薛安面前，「快，安儿，不要犹豫，一饮而尽。」

我捂着腮帮子不想说话，冲着皇帝舅舅撇撇嘴，我现在对他到底怎么当上皇上的十分怀疑。

薛安坐在我的身侧，十分配合地端起碗来，「多谢父皇。」喝了一半又将碗放下来，转头看我，上翘的嘴角处还黏了一粒桂花，「果然好喝。」

日子没法过了。

沈贵妃唤了薛安一声，指了指自己的唇角，示意他用帕子擦一擦。

薛安伸手在怀里掏了掏，顿住动作，看向沈贵妃，耳垂不知为何有些泛红，「母妃，儿臣没有帕子。」

皇帝舅舅一家子吃得快乐，我却觉得有些生无可恋，除了喝了些汤，还好其他也没什么新鲜滋味，御膳房的厨子倒是不如我们家大师傅做得精致。可这话也不能往外说，我喊了几句牙疼，就不再动筷。

「陛下，您看宫门也锁了，不如今晚就叫戈儿宿在臣妾宫里吧？」沈贵妃捏着宫女递来的帕子，细细地拭了拭唇角，将帕子放下后，伸手扯了扯舅舅的衣袖，颇有小女儿家娇憨的姿态。

我看得入神，被薛安在桌子底下拍了手背一下。

真是的，左右我与薛安坐在这里，也是锃亮地照耀着舅舅与沈贵妃，怎的看看也不行了。

被我白了一眼，薛安握了握拳，将手搁到了桌子上。若是沈贵妃与皇帝舅舅没在，相信薛安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扔出去。

「这可不行，不把小戈送回去，明个儿容璵不得掀了我的御书房。」

皇帝舅舅说得随意，薛安却皱了眉，指尖抠了抠桌沿儿，终是没说什么。

是的，容璵正是我爹。不过我倒是觉得我爹这事儿的确做得有些过分，就算是个奸臣也未免太过嚣张。夜开宫门可是大事，宫门关系到皇帝的安危，若不是有什么天大的紧急事件，上钥以后是绝对禁止开启的。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叫皇帝一定要把我送回家，实在是太容易惹众怒了。可是皇帝都没说什么，朝里的那些软柿子也不敢多言，明日舅舅上朝，大概又是看我爹和沈烈就此事掐架。

等到我回了侯府，府里却灯火通明，春蝉和嬷嬷等在门口，见我下了马车赶忙来扶我。嬷嬷慌得很，嘴唇都是哆嗦的，拉了我手抖个不停。春蝉倒是好些，拖着我和嬷嬷往我自己的院里走。

「小姐，千万不要去找侯爷，回房便老老实实睡觉。」春蝉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话，声音压得不能再低，我摸到她的

手心全是汗。

侯府失窃了，丢东西原是小事，我娘时常丢些珍贵的首饰和名贵的字画，我爹都不以为意，只是从账房拨双倍的钱给我娘，再添置便是，我爹说了都是小钱。可是今日所有的家丁婢女都跪在院子里，我原是想看一眼的，被春蝉制止。

「小姐，切莫惹事上身！」春蝉给我盖被子时，又嘱咐了一遍，才将灯吹灭，走到房门口又折回来，俯身到我耳边，「长公主叫您莫要多问。」

「春蝉？」我从被子里伸出手拉住春蝉，摸到她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手心一凉，心跳得更快了，「我娘？」

春蝉坐到床边，重新将我的被子掖好，「小姐放心就好，长公主已经睡下了。」

春蝉是我娘的乳母的孙女，长我五岁，我出生时就在我身边伺候了。我从小性子野，不喜有人跟着，更讨厌别人在一旁指手画脚。春蝉是个性子冷静的，从不多问也不多管，除了爱嘱咐我几句，一点缺点都没有。

既然是我的丫鬟，春蝉是只听我的，若是没有我的准允，旁人谁都使唤不动。但是春蝉到底是我乳母的孙女，我娘的话她也是听的。

一直到第二日承王来寻我爹，我才晓得，失窃的是我爹的书房。

承王与我爹在书房待了整整一日，两人连午膳也没用。我娘早上起来，来我的院子里给我梳了头，就进宫去探望我舅舅了。明明是中秋节，一整天就我一个人就在吃饭。嬷嬷照例用银筷子试过毒，才将我的象牙筷子递上来。

荔枝白腰子和胡椒醋鲜虾是我娘惯爱吃的，我娘还做公主的时候就爱吃这两样，我那皇祖父常常在用膳时将我娘招来，也不顾什么规矩，就将这两道菜都端到我娘面前。这些事都是嬷嬷告诉我的，说我爹如何宠爱我娘，进了侯府全照着我娘的喜好来。

我家的姨娘是不许上桌的，娘不在家，爹在书房也不出来，我自己吃得相当寂寞，一桌子的菜各尝了几口就饱了。我放下筷子，起身打算回房，春蝉见我要走，随我出了花厅。

「小姐今日怎么只吃这么点？待会儿还有荔枝呢。」春蝉跟在我的身后，见廊子里什么没人，就扯住我，「小姐，绕着些走。」

我正准备向春蝉抱怨我日日吃荔枝吃得五心烦热，被春蝉这么一拉，反应过来，再走就要到父亲的书房了。

我转身欲走，拐角处就绕出了两道人影。春蝉迅速将手收了，随我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爹和承王只是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谁也不说话，看见我过来了，还是承王先开的口。

「这个时辰，表妹怎么不在花厅用午膳？」

我冲承王薛宁福了福身子，不动声色地将唇角的汤汁拭掉，在花厅时就找了半天帕子也没有找到，我又不爱用旁人的，谁知道会半路碰见我爹和薛宁。

「父亲都没用，我怎么敢先用呢。」

我爹听得直点头，颇为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戈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为父欣慰得很。」

虚伪，够虚伪，比我还虚伪。

薛宁天生笑唇，大多时候嘴角看着都是有些翘的，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不知道是否能与表妹一起看今日的花灯。」

左右人家是个王爷，我也是要喊声表哥的，拒绝了也不合适，可是我爹还在呢，您老人家直接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扭头看向我爹，我爹气定神闲，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只看看花灯还是可以的。」

送走了薛宁，我爹与我就原形毕露了。

「容戈，你怎么能连个剩饭都不给你爹我留？」我爹同我进了花厅，桌子都已经被下人收拾好了。自己耽误了饭点，自己说的不用午膳了，好意思往我身上怪罪。

吩咐了厨房快点再做，我与我爹留在花厅面面相觑。

我爹抿着嘴不说话，明显是一副有心事的样子，来来回回将我看了好几遍，才开口道：「下午薛宁那小子来接你别打扮得那

么花枝招展，容戈，处事不惊的小孩才会招人喜欢。」

我什么时候打扮得花枝招展过？我娘讲究仪态，向来都是端庄持重，最看不得俗艳，我的衣服首饰都是我娘亲画了图样，从府库里找了材料差人做的，我娘说姑娘家就是要有姑娘家的清新活泼。

处事不惊？人的喜怒哀乐不应该鲜活一点吗？

说到我娘，我倒是有点疑惑了，去了这么久，也该回来了。平日里她也没少进宫，怎么今日说话说这么久，不知道以为密谋什么国家大事呢。

「爹，我娘怎么还不回来？」

下人端着碟盏鱼贯而入，我爹的目光落到我颈间的七宝缨珞圈上，认出了我娘最爱用的祥云翡翠饰片，哼了一声，抬头对上我的脸，脸上居然有笑意，「你娘去给你舅舅送礼了。」

我记得我娘走时是给我那皇帝舅舅带了一盒亲手做的月饼，只不过一盒无关紧要的月饼罢了，我爹未免太小气了。

第二章 狼狈为奸之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与薛宁并肩走在街上，人流涌动，他伸手一揽，将我拉到内侧，我不着痕迹地后撤一步，转头道谢，「王爷当真是个体贴的人，怪不得谢侧妃当初要死要活也要嫁到王府去。」

谢太师的女儿谢琳一心钦慕承王，宁可嫁到王府做侧妃也要侍奉承王。在宫宴上，众目睽睽之下哭喊着求我舅舅赐婚，看在

太师的面子上，我舅舅不得已将谢琳指给了薛宁做侧妃。说好听点是侧妃，说白了左右不过是个妾，一个妾室在我们家连吃饭都不能上桌。谢琳心满意足了，可是谢太师老脸都丢尽了，足足称病了三个月才上朝。后来还是我爹和稀泥跟老太师说薛宁没有王妃，侧妃做个几年，依照谢琳的身份家室，升成王妃也没什么不行的，老太师这才觉得好些。

我跟我娘说，没想到我爹也是个爱看热闹的，我娘有些不甘我爹的行为，「这哪里是看热闹，这分明是空手套白狼，还得手了。」我顿了一下，还什么都没反应过来，我娘便换了话题，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跟我说可千万不要学谢琳，死乞白赖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男人有什么好的，人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是照顾好自己，情情爱爱的没那么重要。

「既然我这般体贴，那表妹可要嫁过来？」薛宁跟我爹混久了，最是嘴皮子耍得溜。旁人不知道，可我是知道的，薛宁喜欢的是沈素馨。真的喜欢还是假的喜欢我也未曾求证过，只是满城风雨地传唱着，也没见过他避嫌，一个王爷想要压点什么消息压不住呢？

不过他与沈素馨大概也是件不可能的事。

沈素馨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是沈烈的亲女儿，可是沈烈的弟弟沈炎死得早，膝下无儿无女，沈素馨早就过继到沈炎名下了。沈贵妃是沈家的女儿，沈家人都是薛安党的，薛宁想娶沈素馨是门都没有。权势和女人的选择，一旦决定，是回不了头的。

我在一个卖糖人的小摊子前驻足，看着老师傅迅速地捏出一个仙女捧着小兔子来了兴趣，薛宁见我停在摊子前不走了，颇为

善解人意地买了一支。

「王爷说话可真是有意思，我嫁过去你就不怕谢琳闹死你？还有，您若是娶了我，往后跟沈小姐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了。」糖人捏得好看，我在手里举着便高兴，街边小贩卖的东西，我一向是不吃的，不过这个糖人有意思，拿来解闷倒是很开心，「您今天约我出来看花灯，是为了看花灯还是为了看沈小姐？」

薛宁这点小心思，瞒得过谁？

当初他喝多了酒，赶着回王府，正冲上我坐着马车从八宝斋回府，两辆马车谁也不让谁，硬是把主子都吵出来了，后来薛宁不仅给我让了路还赔了罪。薛宁怎么说也是个王爷，王爷给人让路，这是没道理的事情啊，况且明眼人都晓得我爹是承王一党的，所以当时帝都里传遍了承王心悦英侯爷的独女，闹到舅舅还问了问我怎么看，我能怎么看，薛宁认错人了，以为我是沈素馨，我能怎么看？我告诉舅舅，我用眼睛看。

「表妹倒是聪慧，本王确实是知道素馨今晚要出来赏花灯的。」薛宁与我相视一笑，「表妹怕是不知道吧，今晚陪素馨赏灯的是我那好弟弟。」

我舅舅一水儿的闺女，就俩儿子，除了薛宁便是薛安了。薛安是沈素馨的表哥，有自己的府邸，只不过是得了殊宠，可以常在宫中住罢了，陪沈素馨赏个花灯还不正常。

薛宁笑得奸诈，我心里「咯噔」一下，「薛宁，你把我搞出来，不会是用我来引走薛安的吧？薛安是不是人，我说不好，

但你是真的狗啊。」

「表妹果然聪明，不过本王也不是个小气的人，若是表妹肯帮这个忙，点翠阁的那一套发冠便送给表妹。」薛宁见我手里的糖人有要融化的趋势，凑过来咬了一口，勾着唇角，等着我的回答。

点翠阁一年只出十款点翠发冠，我娘喜欢点翠首饰，可是一般的又入不了我娘的眼，我原是预备定了给我娘做生辰礼物的，谁承想小厮告诉我，这一季的已经被承王买走了。当时我还疑惑了一番，薛宁什么时候对谢琳这么好了，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扯出来个笑脸，将糖人从他嘴里扯出来，还是没经受住诱惑，「成交！」

我与薛宁各有所得，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狼狈为奸组合。我想了想点翠的花样，乐得笑出了声，薛宁见我这般开心，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早知道便该多买几顶的。」

我赞许地点点头，一转头便看见了薛安。

薛安同沈素馨站在一处花灯下，正齐齐盯着我和薛宁。薛安臭着一张脸，见我看见了他，冷哼一声朝我走来。我后背一凉，下意识想往薛宁背后躲，没想到他却迎了出去。

我正想着如何叫薛宁冷静一点，沈素馨出手了。

沈素馨长得灵动，一双鹿眼眼波流转，生得娇小可人，若是论个头，是比我矮上些许的。她一手捏着帕子，一手突然伸手牵住薛安，脸上显出些羞怯来，「表哥。」

薛安被这么一拉，顿住了步子看向我，我的心思全都在薛宁身上，忍不住窃笑，沈素馨这么一拉手，这么娇滴滴的一声表哥，薛宁怕是脸都绿了。

「表哥？」我强忍着笑意，拽住薛宁的袖子，冲他挑了挑眉。薛宁转过头，突然扣住了我的手，笑容里颇有那么几分我那狐狸般的舅舅的影子，「表妹牵紧我，人多。」

不是，有我什么事？

「表哥给容姐姐递帖子没回信，原来是约了承王。」沈素馨捏着帕子咳了两声，目光落到我的脸上。

搞我？薛安什么时候给我递过帖子？我看向薛安，我不仅看出了薛安面目表情冷酷，还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有些想揍我。

「沈小姐，我可是记得咱们俩是同一天生辰，你叫姐姐是不是不大合适？我可不是那般爱占便宜的人。」我挣开薛宁的手，转身将他身上的大氅解下来，在薛宁还未反应过来时，就披到了沈素馨身上，「沈小姐身子弱，出来也不穿厚点，若是病了，那不是全怪薛安了？」

沈素馨不愿意披，伸手要解，「这是承王的，不合适。」

我一把按住她的手，将大氅的带子打了个死结，抬头瞥了她一眼，「我这也是怕沈小姐冷，难不成沈小姐觉得承王的衣服配不上你吗？」

我会这么说沈素馨倒是未曾料到，被我摠着的手有些发颤，面上涨得有些泛红，「可是……承王殿下……」

「沈小姐，我一片好心啊。」我掐断沈素馨的话头，手像是被烫了一下猛地抽回，倒退一步回到薛宁身边，暗戳戳地冲他眨了眨眼。

什么东西，也敢来我面前卖弄风骚。

现下沈素馨穿着薛宁的大氅，薛宁的嘴角疯狂上扬。

我把薛安当个死人，薛安却不愿意安安静静，他有些不悦地扯住我，将我拉到他面前，「容戈，我表妹不愿意。」

薛宁站到沈素馨的身侧，丝毫没有替我开口的样子，说好的狼狽为奸呢？

我低了低头，眼帘一垂，突然有点生气。平日里薛安也没见护过我，方才摆明了沈素馨是在挑拨。薛宁左右是让我帮他，那我就帮个大的。我将脑子里将所有的伤心事都飞速过了一遍，再抬眼时眼底已经蓄了泪，「薛安，我也是你的表妹。」

薛安一愣，我冷着眼睛等眼泪溢出来，转身就走。

正赶上放祈愿灯，街上人多，我跑了几步被薛安追上来拽住，我转过头看他，顺便瞟了一眼他的背后，人潮拥挤，约莫能看

见薛宁的头顶。

「怎么，你还巴望着薛宁来追你？」薛安发现我的目光越过了他的脸看向别处，顺着看过去一声冷哼，捉住了我的手腕。

真是个没眼力见的！

我索性不再看薛宁这边，对上薛安的脸，「你喜欢沈素馨？」

被我这么一问，薛安傻了，他有些恼怒地揪着我的衣领，将我拽到眼前。身旁的行人来往匆匆，手里硕大的祈愿灯遮遮掩掩，竟没人注意到我与薛安。我晓得帝都人民以不爱管闲事著称，可是这样都不管？居然还有人小声议论现在的小夫妻真亲密，当街搂搂抱抱。

薛安见我走神，伸手扼住我的下巴，逼着我与他对视，「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喜欢沈素馨了？你瞎？」

「你不喜欢沈素馨，你妨碍人家谈恋爱？！」我被他这么一掐，火气噌噌直冒，伸手拍开薛安的手，将他拉到一旁，「做表哥的，要希望表妹幸福！」

恰巧有个卖馄饨的摊子，薛安朝摊子扬了扬下巴，示意我们坐下长谈。

我与薛安往卖馄饨的小摊子上一坐，显得与朴素的摊子格格不入。薛安买了两碗馄饨，推了一碗到我面前，而我还在嫌弃桌子上厚厚的一层油，这桌子角都包浆了！

「得了，容戈，你怎么就改不了你那大小姐的娇气病。」薛安将勺子往我手里一塞，盯着我不放，「给我吃！」

我勉为其难地塞进嘴里一个，烫得我上颚发麻，还是狰狞着表情硬咽了下去，引得薛安一阵笑，将自己的那碗换到我的面前，「我这碗吹过了，凉点。容戈，东西烫就不要硬吃，晾一晾也不会吗？」

喉咙烫得还有点痛，我喝了一勺汤，薛安这碗确实比我凉些，可是薛安是个王爷，怎么吃这些东西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嚼着馄饨，心里不由得琢磨了一番，怎么想怎么觉得薛安这吃摊子的经验是沈素馨给培养出来的。

这可不行，且不说我与薛宁的狼狈为奸组合，只说薛安和沈素馨若是成了，对我爹实在是不利，什么好处都叫沈家得了，家中男丁各个官场显贵，女眷还要不是贵妃就是王妃？这可万万不行。左右薛宁与沈素馨是成不了的，统共这么两个王爷，这绝对不行。况且，凭我与沈素馨这么几次接触，她绝对不是个什么东西。

「薛安，我觉得沈素馨喜欢薛宁。」我将馄饨吃完，味道还是不错的，盯上薛安碗里还未吃完的，伸勺子便抢，薛安被我这么一说来了兴趣，倒是由着我将他碗里的馄饨吃掉了。

「你看谢琳求舅舅将她嫁给薛宁，事成以后，素馨是不是表现出来不开心了，是不是说过什么谢琳怎样。」我着手开始忽悠，当时谢琳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但凡有些骄傲的世家小姐都瞧不起谢琳，必然是要说些什么的。

薛安伸手抵掉我嘴角的残汁，嫌弃地抽出一张帕子擦了擦手又塞了回去，「是说过几句的。」

我瞧着帕子有些眼熟，想再看一眼，薛安已经塞进了衣服里，忽悠人要紧，「你再看方才素馨一直跟你走得好好的，是不是看见我与薛宁了才拉你的手？」

薛安再次点头。

「这就是了，素馨看见我与薛宁在一处，必然是吃醋的，你若是不理解，我可以跟你解释这种感觉。」我刚要往下解释，薛安打断了我，似乎想起什么事来，有些不开心，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我理解。」

「你看方才我给素馨披薛宁的衣服，素馨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地没有反抗对不对？解了半天也没解开那个带子。」老娘系的死结，除非剪子剪，不然别想开。我观察着薛安的表情，斟酌着开口，「你来追我，素馨也没有追上来也没有来找我，现在还与薛宁在一处，你看对不对？」

被我忽悠了一通，薛安有些将信将疑，「照你这么说，素馨是喜欢薛宁的？」

我拍了大腿一下，暗自为自己颠倒黑白的功夫赞叹不已，面上一派认真，「我觉得是这样的。」

薛安垂眸，思索了一下又抬头瞧我，盯着我的双眸，脸上透着几分认真，「宫人倒是都说你与薛宁是一对儿。你不是心悦薛宁吗？」

「我？」头一次聊八卦聊到自己身上，我有些呆愣，「薛安，你动动脑子！这话还不如说我心悦八宝斋的老板可信度高呢！」

虽然我爹是坚定的承王党，可是这些年也没有一点要将我嫁到承王府的意思，反而并不叫我与薛宁多有来往。说起来倒是我娘，说过沈贵妃必然是个好婆母这类话。

「没有薛宁，也是有别人的。」薛安如同跟我杠上了一般，又凑近了几分，伸出筷子来直接夹住了我还没来得及收回的筷子，「远在千里之外那位，你不是喜欢得紧？」

突然被他这么一搞，我的手颤了一下，夹着的馄饨「啪嗒」一声掉回碗里，我抬头看向薛安，正欲说点什么，他却收回了手，转开了话题。

「你对薛宁无意，可我今天给你递的帖子你也没接，反而是与薛宁一道出来了。」薛安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上的袍子，腰间的玉佩图样倒是与我挂的禁步一模一样。见我发愣，薛安朝我伸手，「怎么？起不来了？」

我拍了薛安的手一下，站了起来，却被他拽住了指尖，我有些不自然地抿了抿唇，「你递帖子这事儿，我可是真不知道。」

不用想，这帖子八成是让我爹烧了，我爹恨不得将薛安都烧了。只是接帖子这种事向来是用不到我爹亲自去管的，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话虽如此，但也不能将我爹捅出来，薛安本就对我爹意见颇多，还是少提我爹的好。我与薛安并肩走在街上，远处的天际突然炸出一朵烟花来，紧接着一朵连着一朵开成一片。我有意想要停下看看烟花，却被薛安给扯着走了几步，他的手很热，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掌，像是怕我被人流冲散。薛安就这样拉着我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我与薛宁买糖人的地方。

「你请我。」薛安转身站到摊子前，因着大伙儿都赶着去看烟花，糖人摊子前除了我和薛安再没有别人。薛安扫了一眼剩下的五个糖人，冲老板招了招手，「我全要了。」

于是薛安手里举着五个糖人，在人流里穿行，格外引人注目。我抱着胳膊，瞧着他左手俩右手仨的样子，委实是有点好笑，「不就是吃了你一碗馄饨嘛，至于您买这么多糖人？你现在就跟那个卖糖葫芦的举的杆子一样，上次我还给了你一柄金镶玉的如意呢，也没见你回礼。」

「怎么，薛宁吃得，我就吃不得了？」薛安在人群里自由地穿梭，还不忘记回头睨我一眼，快乐得像个没脑子的孩子。

到底薛安也没吃完这五个糖人，自己留了一根，剩下的给几个在街角玩耍的小孩子分掉了。作为回报，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将自己的孔明灯送给了我和薛安。

我与薛安找了片空地，将灯放了。

我们俩一起托着孔明灯，我盯着灯罩上晃动的柔光，偷瞄了一眼正虔诚的许愿的薛安，闭上眼，默默在心里许下愿望，希望薛安吃了这个糖人回去牙疼。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薛安简直幼稚得可以，平常建立的骄矜傲气形象在他拉着我不放非要问问我到底许了什么愿望的时候碎了一地。这当然是不可能告诉他的嘛，若是叫他知道了，指不定要怎么给我找麻烦呢。

我与薛安的关系打小就不怎么好，虽然也不是很小，但是别人问起的时候，我总说从小他就喜欢欺负我，我从小就喜欢挤对他。我童年的快乐几乎都是通过打赢薛安和看舅舅罚他获得的，薛安小时候总喜欢揪我的头发，我就比较狠，我不仅揪他头发，还挠他脸。我与薛安向来是「礼尚往来」，唯独我挠他脸那次他没有挠回来，皇帝舅舅是我俩打架的头号看客，问薛安为什么不挠回来，薛安说容戈是女孩子，不能挠她的脸。薛安说的话被我晓得以后，我还颇为感动，打人不打脸，是我太过分了，于是第二日我带了点心找他道歉，结果薛安这个死小子抢了我的珠花玩，两人免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后来大些，我与薛安倒是不打架了，斗嘴是没停过。

进了府门，春蝉与嬷嬷又候在门口，不待春蝉动作，我先拉住了春蝉，「怎么，我爹的书房又丢东西了？」

春蝉悄悄地塞了一封信到我袖中，只是挡着我，并未言语。

「这倒不是，长公主在您房里等您呢。」嬷嬷笑着迎我，催着我往院子快些走。

我将袖中的信拢好，许是越疆从南疆寄来的。不过这么晚了，我娘在我的房里等我做什么？怎样也是在宫里待了一天了，怕是已经很累了。娘的身体不大好，搁在平常的日子，此时早就

歇息了，我瞧了嬷嬷一眼，还是转向春蝉，「可是有什么事惹我娘不高兴了？」

春蝉横了嬷嬷一眼，站到我的身侧，「那还不是孔嬷嬷好生嘴快。」

孔嬷嬷被春蝉这么一说，讪讪一笑，错开春蝉走到一旁，「长公主问，老奴能不说吗？」

到了屋里，我娘端坐在我的床边，一身行头都未换下，发冠上的点翠簇拥着一颗宝珠，在烛光的映照下流光璀璨。我站在一旁不敢说话，我娘淡淡地瞥了我一眼，拍了拍床沿，示意我坐下。

我被我娘看得脊背发毛，小心翼翼地开口：「娘？」

「戈儿是跟着承王去看花灯了？」我娘端着长公主的仪态，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嘴角含笑，一副端庄雍容的长辈姿态。越这样，我越害怕……我娘平时是极好的，我什么话都能与她说上一说，好吃的好玩的她也全纵着我。唯独一点，她生气的时候最难哄，一生气就要端起来，不吵你不骂你，只作出一副生疏的样子，让人难受。

「门是跟着承王一起出的，但是花灯是跟薛安一起看的。」我试探着去拉我娘的胳膊，觑着脸往上凑，决定将薛安拖出来说事儿，「娘，你看你，我能不知道吗？我能和承王走得近？我是和薛安出去遛弯了，那我爹要知道肯定不愿意啊，那就拿着薛宁挡一挡嘛。」

薛宁是先皇后谢氏的儿子，自从薛宁的母后去了以后，皇帝舅舅也再没立后，说来可巧，薛宁的母后能当上皇后全靠我爹。当初皇帝立后一事，本来我舅舅是要立沈贵妃沈翎的，可是我爹这个人，最爱的事儿就是给沈家找不痛快，于是我爹带着他那一帮子党朋，上书力荐薛宁的娘，最后薛宁的娘稳坐皇后宝座。说来可巧，这位谢皇后正是薛宁侧妃谢琳的本家姑母，但是众所周知，谢皇后一向是瞧不上谢家的所有的人的，这样一个不好相与的姑母，并没有给谢琳提供什么便利。

另外，谢皇后为人清高孤傲，性子不大好，说出的话直截了当，时常惹人不痛快，所以我娘和谢皇后关系差得可以。

见我说了薛安，我娘笑着伸手敲了我的头一下，整个人放松了下来，「惯会拿你表哥说事儿！」那副长公主的架子荡然无存。

我就知道薛安一说一个保准，便厚着脸皮去搂我娘的腰，一五一十地将今晚的事儿都说了一通。我娘听到沈素馨的名字的时候，冷哼一声，环着我伸手摸我头上的珠花，「小时候还是个好孩子，如今被带得跟她娘的德行一模一样。」

小时候？沈素馨小时候也是个无脑坏胚子好吗？干啥啥不行，挑拨离间告黑状第一名。

见我娘已经消了气，我长舒一口气，将要放松，就被我娘一句话激得一个激灵，「如此看来，你与你表哥也不是那般不和，今日进宫，你舅舅与沈舅母还与娘商量你与你表哥的婚事来着。你舅舅差人算了算，过了年，就要降旨了。往后我们戈儿就是祁王妃了，可不能这么任性妄为了。」

我身子一僵，整个人都傻了，我说我娘怎么去了一整天，合着去卖女儿了。别的不说，订到年后去了，这事也太急了吧。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口：「娘，我与薛安日前的关系，您也不是不知道，一晚上的和谐代表不了什么，薛安不一定愿意，还有那个，沈家也不一定愿意，强扭的瓜不甜，您这样多不好。」

我娘抚着我的后背，笑得慈祥极了，「哪能呢，这事儿还是你表哥提出来的。再说沈家，皇帝的家事轮得着外人插嘴？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你沈舅母一万个愿意就行了。」

娘您可真是说得威风，皇家的事儿我爹插手得还少？

「娘，这事儿，我爹知道吗？」就冲我爹和沈烈这个不对付的劲儿，我爹能同意我嫁给薛安吗，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可又说不清楚，只在我娘怀里垂着眼。

我娘在我的头顶叹了一口气，「戈儿，这件事情，你暂且莫要告诉你爹。娘亲知道你心里是不愿意的，可，罢了，戈儿，你听娘亲说，你现在心里没有喜欢的人，也就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情之一字，最是难挨。戈儿要嫁人，薛安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听娘的，先嫁过去，不一定要喜欢，成婚以后的事情，什么都好说。你舅舅等到年后才会颁圣旨，这段时间，你与薛安好好相处吧。」

我娘瞧着我洗了漱，进了被窝，闭上眼，才吩咐春蝉熄了灯，出了我的房间。我听着我娘的脚步声，她还没走远，该是在房门口与春蝉和孔嬷嬷说些什么吧。

第三章 迷雾初现

我的脑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今晚怕是睡不好了。

我爹是不愿意我家进皇宫的，虽没有明说，可是他也说，薛安不是好东西，薛宁府里的谢琳则太糟心，皇帝舅舅左右只有这两个儿子，哪个也不好便是与皇室宗亲无缘了。我爹的心思，我大概是明白的，皇家的水太浑，倒不如嫁个年轻有为的官，有我爹和我娘的身份压着，我又是侯府唯一的女儿，婆家必定是不敢惹的，一辈子的舒心是有了。按照我的脾气，将来夫君纳的妾若是欺负到我头上，必然是叫她不得好死的。我家里的姨娘极懂规矩，从不敢与我娘顶撞，倒不是我娘严厉，是我爹立的规矩。

我娘的态度就很明显，她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薛安是我最好的归宿，可是为什么？那句「成婚以后的事情什么都好说」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还能豢养男宠不成？我隐隐有种感觉，我娘一定是知道什么，可是她在谋划什么呢？我娘居然说是薛安想要娶我，如果薛安当真跟我娘和舅舅说了这个话，那么必然是在他出宫之前，可是今晚他从未提过一句。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安眠，外间忽然有人走动，我伸出胳膊来将床帐掀开一条缝，今天该是春蝉值夜了吧，轻唤了一声：「春蝉？」

春蝉应了一声，掀开珠帘到里间来，珠帘上的玛瑙珠撞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春蝉蹲到我的床边，借着月光看我的脸，「小姐，都这个时辰了，您怎么还不睡？」

「春蝉，你有心上人吗？」

被我这么一问，春蝉皱了皱眉，「没有。」

「我也没有。」我干脆从帐子里坐了起来，伸手拉春蝉，叫她坐下，「蹲着脚麻。」

「小姐不想嫁给祁王吗？」春蝉走到一旁，将我的外衫找出来给我披上才坐下，「小姐，从前奴婢叫您莫要招惹祁王，可是如今长公主与皇上已经定下了您的婚事，只是一道圣旨的事，是躲也躲不过了。以后要是做夫妻，您还是同祁王关系缓和些好。」

「不是我不愿意嫁给薛安，春蝉，世家子女，是没有自己愿不愿意这一说的。两相情愿的事儿，这世上更是难得，你看承王，承王侧妃当初殿前撒泼，她如愿嫁给了承王，可是承王到现在也不愿意正眼瞧她。你说她是赌赢了还是输了呢？」我将外衣拢紧，秋夜里凉，「若是春蝉日后有心上人，一定要告诉我，若真是两相情愿的好事，我一定会帮你的。」

「小姐既然已经看得这么通透了，为何还会这般惆怅？」春蝉不解，掩唇打了个哈欠。

见春蝉已经困了，我揉了揉乱发，「回去睡吧，春蝉。」

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又是一回事。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例外，可是若真那么简单，也不会有那么多痴男怨女了。

我重新躺回被窝，春蝉离开房间的关门声几不可闻，我仰面盯着床帐的顶部，心里乱作一团。薛安向舅舅请婚，是图谋我爹的势力吗，若是容沈两家联手，那我这个舅舅也别做皇帝了。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是皇室最不乐意见到的事。可是为什么圣旨要等到年后再下？怎么就笃定我爹不会出幺蛾子阻止这一切？

我盯着帐子发呆，眼前突然浮现出薛安的脸来，我晃了晃脑袋，叹气，「薛安你还真是无处不在。」

然后，薛安笑了笑说：「是无处不在。」

我一巴掌抽过去，尖叫出声，薛安翻身上床，眼疾手快捂住我的嘴，右脸红肿明显，压低了声音，「容戈，你叫唤什么？」

这一番惊吓，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缓了半天，才稳下心神，示意薛安松手，「不是，薛安，您老人家来干吗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夜闯闺房？让我爹发现了把你射成筛子信不信？」

我的话并没有引起薛安多大的反应，他反而一个翻身躺进了卧床的内侧，支起一条胳膊撑着脑袋，歪头看我，一双好看的桃花眼潋滟着水波，带着粼粼的光泽，「容戈，听你的意思，你爹还豢养私兵了？」

我忍住强烈的掐死他的冲动，将被子裹紧，「薛安，你是不是太不要脸了？夜黑风高的，你往我床上一躺？你是个王爷，皇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左右你我现在已经有婚约在身了，我进来便进来了，日后都是睡一张床的人，客气什么？」薛安会如此不要脸，我是始料未及，他那副戏谑的样子，叫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

我们家的院墙修得高是断不用说的，薛安说的对，我爹的确豢养私兵了，夜里是要值班巡逻的，再者负责帝都安危的龙虎军宵禁之后巡逻也是极为森严，在我爹的授意下差不多就是围着侯府转。薛安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薛安这个人平日里是总爱消遣我，可是也不至于不要脸到这个地步吧？我在被窝里扭动，极力与他扯开距离，薛安长臂一揽，将我连人带被子拉到眼前，一开口说话就熏得我泪流满面。我前几日吹了凉风，鼻子不大好使，有些呼吸困难，闻不见什么味道，吃饭也不如以前香。我的床宽敞，方才与薛安之间还有些距离，这会子离得近了，薛安这一身酒味简直刺鼻，我也顾不得什么礼法，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来推搡薛安，「你是掉进人家酿酒的缸子里去了？方才见过面，去哪里喝了这样多的酒？」

好啊，祁王深夜酗酒还潜入小姐的闺房！明天我就把消息放出去，直接把薛宁送上皇位！

我这叫人也不是，不叫人也不是，薛安这边还蠢蠢欲动，有往被窝里钻的冲动。我将枕头从头低下抽出来，夹在我和薛安中间，我爹崇尚「高枕无忧」，我们家所有人的枕头都高些，我爹的枕头不仅高还硬邦邦，我的枕头高是高但是软，枕芯里塞了好些黄荆子和女贞子。当初我对我爹的枕头嗤之以鼻，现在却有些后悔，若是我也有那样的枕头，现在非要一枕头凿死薛安不行。

薛安躺在我的身侧，不答话，也没有动静。我有些心惊，唤了他两声，仍是不语。我转过头去看他，乌发蓬松，睫毛细密卷翘，鼻梁高挺，整张脸在夜色中散着莹白的柔光，当真是个唇红齿白的美少年，就是可惜长了一张嘴。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也没反应。

这下我慌了。薛安这样，不会是死了吧？

帝都因饮酒过度而死的先例不是没有，只是祁王死在我的床上是怎么一回事啊？管不了那么多，我掀开被子坐起身来，探过去看他，身子还没探过来，薛安就一个猛拽，卷着我进了我的被窝，黑暗中薛安的牙白得发光，「还是被子里暖和。」

仗着自己喝多了耍不要脸是吧？我将被子一掀，捂住薛安的脑袋，抄起被踢到一边的枕头一顿猛砸。薛安极力想要蹬开被子，眼见着他快要成了，我急忙飞身压过去。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我当即一愣，薛安这个浑小子许是没听见，趁机将被子掀开反压上来。于是嬷嬷和春蝉进来时，看到的是一床褶皱，被子乱糟糟的，我被薛安按在身下，面色通红，喘息不匀。

我用了最大的力气，仍旧没有推开薛安，我转头看向春蝉，嘴唇哆嗦了一下，「春蝉，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不待我指挥什么，春蝉径直走到床边一脚飞起，将薛安踹到了一旁，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来扶我，「小姐没事儿吧，快起来！」确认了我的寝衣完好，带子虽然松松垮垮但是好歹还系

着，才松了一口气，「小姐，您先随我去偏房，莫要和这狂徒待在一个屋子了，待会儿找人捆了他剁碎了喂江鱼便是。」

这边的「狂徒本人」居然就这样趴在一边睡着了。我还在犹豫应该怎么开口这人是薛安，一旁的嬷嬷惊魂未定地指着薛安，替我说了出来，「这人，看着怎么这么像祁王爷？」

据春蝉所说，她已经回了卧房，但是细想觉得没人值夜到底不妥，于是又折返了回来，正碰上已经起床准备来张罗院里大小事宜的孔嬷嬷，到了卧房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声音，便进来了。

我披了大氅坐在外间，里间的薛安还睡得正好，这是喝酒了？这怕是痛饮了三大碗蒙汗药吧？我揉了揉太阳穴，这事儿太过蹊跷。顾不得那些，得先将薛安给送出去，眼下天已经蒙蒙亮了，待会全亮了事情就不好办了。

「孔嬷嬷，你去找驾车的王叔来，让他把祁王扛出去，直接扛到马车上，就从正门走，现下街上没什么人，不必忧心，然后让王叔将他送到祁王府去。不要直接去，中间如何绕路，不必我再多说了吧？眼下快到了结月银的时候，等王叔回来了，这个月的银子给双份。」我手里捧着茶，朝里间望了一眼，「孔嬷嬷跟着去吧，受点累。这事儿若是传出去了，后果不用我多说吧？」

孔嬷嬷领了命匆匆出去了，我将送到嘴边的茶盏放到桌子上，一宿没睡属实有些难受，「春蝉，待会儿记得嘱咐王叔，一定要避开我爹。」

「小姐放心，昨夜侯爷没有回来。」春蝉站到我的身侧，伸手给我按头，「小姐，这事儿不对。」

我点点头，「这事儿确实不对，待会儿等到王叔走了，你去查查昨夜巡逻的是哪几个，再细细问问，就说我说了，若有半句胡言，打断了腿丢到后山去喂狼。」

侯府戒备之森严向来与皇宫比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来先是书房失窃，又来了薛安这档子事。一个醉醺醺的大老爷们，进侯府如入无人之境，竟然直接摸到了我的床上！怎么想也觉得不对。倒是有股风雨欲来的感觉，我坐在床上打了个冷战，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王叔前脚刚刚来回信说将薛安送回祁王府了，后脚我爹便回了府。我重新躺回床上，猛咳了两声，压下心口的惊慌，「春蝉，若是我娘有什么事，马上叫醒我。若是我爹来，你只管说我病了。祁王这件事，切莫让任何人知道。事关皇家的体面和我的清誉，不是小事。」春蝉点点头，我躺在被子里，四肢生寒。

薛安的样子怕是让人下药了。这件事明显是有人背后安排。我爹倘若晓得这件事，此时为了我的清誉不说什么，日后必然要从别处下手，大做文章，狠狠地参薛安一本，报今日之仇。不过对方将算盘打到薛安头上，敢对祁王和我下手，必然来头不小。可是比我爹来头还大的，又有几个呢？沈家勉强算上一个，剩下的便是宫里那位了。

这事儿，说不清楚，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我睡得不安稳，断断续续醒了好几次，在被子里一翻身，摸到了什么东西，凉丝丝的，抽出来一看原是薛安的玉佩，与我的禁步花纹相似的那枚。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捏着这枚玉佩愣神，薛安啊薛安，你是脑子坏了才要娶我。怎么想怎么觉得，这是沈烈的意思，大概又是沈家的计谋，薛安对我这般锱铢必较，想来对我没什么意思，又怎么会突然要娶我。

我拿着玉佩发呆，我娘进了屋子我都不曾察觉，昨晚看花灯走那么多路，本来就够累人了，回到侯府脚都软了，平日里饶是走两步的路都是有轿子的。又折腾了一宿没睡好，现在醒了脑袋还是嗡嗡的疼，反应都迟钝了些，刚要将玉佩塞进被子里，我娘就已经捉住了我的手腕。

「戈儿，你原本可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有什么事都瞒着娘。」我娘从我的手里拿过那枚玉佩，看了一眼，显然是认出了这是薛安的玉佩，嘴里的话顿了一下，重新放进我的手里，看向我的眼神变得有些不寻常，掩唇轻笑了一番才又开口，「戈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心事了，是娘不好。」

不是，您这态度反转得也太快了吧？

「娘，你说薛安想娶我，是真心的吗？」我顺手将薛安的玉佩放到枕头旁，脑海里又浮现起昨晚他枕在我的身侧的脸，有些不知所措地抓了抓被子，「我总觉得这些事情不对。」

「怎么不对了？」我娘伸手捧住我的脸，笑着与我碰了碰额头，「戈儿生得这般动人，又聪慧过人，识大体，薛安那小子喜欢你，是他有眼光。你沈舅母偷偷告诉我，你表哥藏了你的帕子，贴身装着。这还不是喜欢吗？」

我娘这么一说，我突然反应过来，昨日我看薛安手里的帕子眼熟，是因为那个帕子就是我弄丢的那只。

我娘以为我与薛安早就相看两不厌了，欢欢喜喜地吩咐了厨房，做些我喜欢吃的送到我房里来，又叫春蝉煲了滋补的汤，走了，只有我呆呆地躺在床上，觉得奇怪的地方又多了。

春蝉命人将小几端到了床边，碟碟碗碗的摆满了，她自己端着酥烙站在一旁。孔嬷嬷在旁边夹了块炙羊肉，都递到我嘴边了，我还在想昨夜的事情。我嚼了几下咽下去，伸手接过嬷嬷手里的筷子，「嬷嬷忙了一天了，这些菜里，看看爱吃什么，也吃些吧。」转向春蝉，「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小姐，管家说昨夜侯府没人值夜。」春蝉立在一旁，将最后一盘菜用银针试完，将银针重新放回匣子里。

我将手里的筷子一掷，「中秋之时正是人流汇杂的时候，怎么府里连个巡逻的人都没有？」

「回小姐，是侯爷说中秋，给府里的侍卫都放一天假。」春蝉将掉在地上的筷子捡起来，又换上一双新的来。

我爹给侍卫放假？我爹恨不得侍卫天天围着侯府转！我爹昨夜一夜未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老人家能去哪里？他自己不在家中，理应加强侯府戒备才是，怎么反而撤掉了侯府的侍卫？

我接过春蝉递来的新筷子，摆了摆手，「罢了，你和嬷嬷都退下吧。」

中秋之假已经过完，我称病不去上学，舅舅得了消息遣了太医来我家为我诊疗，我原本就没什么病，不过是精神头不大好罢了。太医回去了便告诉我舅舅说我是忧思过度，恐有心事。我这皇帝舅舅还来不及派人来瞧瞧我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帝都里便传开了「祁王夜闯英侯府求爱大小姐容戈不成因爱生恨出言不逊，致使容大小姐忧思过度不敢出府。」

我窝在府里不出门，家里的仆役是不敢乱嚼舌根的，自然不知道外面传些什么，直到我娘听我舅舅说了这档子事回来问我，我才晓得外面已经把我传成了贞洁烈女。我一口甜汤喷了我娘一身，「按照外面的说法，我现在该是在家寻死觅活以证清白？」我娘用帕子拭了拭手上的汤汁，瞧着裙角的污渍，已然有些难以忍耐了，「戈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将那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我娘听了什么也没说，只赶着回去换衣服了。

到了下午，我正在院里喂鱼，伺候在前厅的小丫鬟匆匆赶来给春蝉递了帖子。我将手里的鱼食碗递给春蝉，接过帖子来瞥了一眼，字迹倒是娟秀，沈素馨来访，着实不大想见，倒也不必拒之门外。

「沈家人登拜我容家门，倒是头一次。」我将帖子还回去，接着喂我的鱼，「请沈小姐来这儿同我赏鱼吧。」

沈素馨穿着白衣，素着一张脸，面色倦怠，唇瓣泛白。沈素馨是帝都里出名的冰美人，到哪里都是手里捏着帕子一步三咳嗽。我站在池子边上，将手里的饵料随手一撒，有想要翻白眼的冲动，顶这么一张苍白的脸还穿白裙子来，青天白日的扮什么鬼呢。

「沈小姐身子娇弱，怎的还来回乱跑。」

沈素馨今日带了丫鬟来，主子穿得素净，丫鬟倒是大红大紫的什么都敢穿，我只掠了一眼，转头便自顾自地看池子里的鱼来。

「我也是听闻容小姐病了，才特意来瞧瞧，带了好些补品来，可是见着了倒是觉得容小姐气色很好，可是病也好些了？」沈素馨示意丫鬟，将手拿的几只锦盒递给春蝉，凑近了一步，「不知容小姐是害了什么病，久病成医，我也能给容小姐略微看上一二。」

「沈小姐常常病着，脸色差习惯了，我这不过偶尔一病罢了，看着自然比沈小姐有精神。」我将手最后一点鱼食洒完，满意地将碗递了出去，伸手去拉沈素馨，「太医前几日已经过来了，沈小姐不必替我瞧了。」

见我要拉她，她不自觉地退了一小步，回过神来有些尴尬。我的手顿了一下，还是拉住了她，「怎么，沈小姐怕我将你推进池子里不成？」

「怎么会。」沈素馨讪笑一番，杏眼里透着羞怯，好一个我见犹怜的病西施。

我一路拉着沈素馨到了前厅，又命春蝉将点心都端了上来，瞧着沈素馨落了座才开口吩咐春蝉，「春蝉，咱们家的酥烙前几日用完了，你差人去八宝斋，叫他们做好了送来，可不要拿那些已经摆出来的充数，沈小姐身子弱。我记得他们家新出的松

子百合酥蛮滋补的，和沈小姐最适合不过了，也叫他们送些来。」

沈素馨听出我拿松子百合酥消遣她，脸上有些挂不住，见春蝉吩咐给小丫鬟，那丫鬟便去了，连忙推辞，阻止不成，手里绞着帕子，脸上竟有些泛红来，气色润了些，整个人看着顺眼多了。虽说沈烈这人秉承着只和我爹不对头，绝不牵扯旁人的原则，可是沈家的女眷未必如此。听说沈烈的正妻嚣张跋扈，最是讨厌容家，常年因为抢不到限量的冠子背地里辱骂我们容家。我就不信沈素馨这次来拜访我，她娘知道，许是她和沈烈说好的事情。我非要闹得满城皆知不可。

「沈小姐，有什么事便说吧。」我两手交叠放在腿上，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唇角上扬。

「容小姐为人爽快，那我也不兜圈子了，这几日帝都的传言，容小姐想必是知道的，这种无稽之谈，容小姐当真不做处理？」沈素馨咬了下下唇，一副为我担忧的样子，「咱们姑娘家的清誉，是最重要的。」

我早料到她是为了这几日帝都里关于薛安的传闻来的，果不其然，原以为沈素馨会转着圈子说个半天，没想到她也不旁敲侧击，倒是直接。

「沈小姐如何就以为，外面都是谣传呢？」我顺手从袖子里掏出薛安的玉佩来，往桌子上一放，「不知道沈小姐可是识得此物？」

沈素馨瞧着薛安的玉佩发愣，我眼瞧着她眼眶底下就湿了，咳嗽了几声，用帕子掩住唇，连连摇头，「这不可能。」

我不说话，只将薛安的玉佩一收，故作深沉地叹了口气，端起茶盏来，「沈小姐也该理解我的处境啊，你也说了，咱们姑娘家的清誉是最重要的。」

我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不信她还能厚着脸皮叫我出面替薛安澄清。

「容小姐，表哥他当真？」夜闯闺房这几个字已经到了嘴边，沈素馨说不出来，又不死心，瞧着我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话说得颇是没底气，「不是说，没发生什么吗？」

「沈小姐，还想着要那夜发生点什么？」我远远便瞧见厅外的角落站着我娘院子里的桂溪嬷嬷，微微颌首了一下，桂溪嬷嬷也冲我点点头便走了。

沈素馨全然不知，只当我是望着远处怅然，有些无措，「容小姐误会了，素馨只不过是觉着，总要想个法子才是。」

与沈素馨应付得有些无趣，我将春蝉招到身边，耳语了几句，看向沈素馨，「祁王到现在仍旧没有音讯，哪里轮得到我说些什么呢？」

「容小姐，这样的流言，表哥他也说不了什么呀。」沈素馨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倒叫我觉得受辱的人是她才是。

正巧点心都送来了，装了碟子端上来，我将整碟的松子百合酥推到沈素馨面前，示意春蝉再添些茶来，「沈小姐，可是祁王叫你来的？」

沈素馨摇头，捏着帕子拭泪，「这样的事，表哥怎么好意思。」

「他不是不好意思，他是聪明。」沈素馨哭哭啼啼看得我心烦，我无意再与她转圈子，想来她来看我这件事，这会儿帝都里已经人尽皆知了，「闹得再满城风雨的事，没有后续，时间一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越掺和越乱。沈小姐，可是要留下来用午膳？」

见我无意再谈，沈素馨没法子，只能又说了些客气话便走了。

春蝉随我回院子，走到回廊时，被春蝉遣走的丫鬟赶了上来，行了礼才开口：「回小姐，回春蝉姐姐，方才沈小姐刚出了府，承王的马车便到了，这会子该是还在说话的！」

「夏禾，你可看清楚了？」春蝉细细问过，夏禾一一作答。

我手里捏着薛安的玉佩，心情大好，流言可不是说没就没了，得有新鲜的事儿往下压才行。沈素馨全然不顾我的感受，在明知此事是空穴来风的情况下还叫我出面澄清，当真是将我往风口浪尖上推，我若当真出面了，薛安的名声是保住了，我可是名节不保，当真歹毒心肠。

「春蝉姐姐嘱咐我，一定要让八宝斋的人来送，奴婢就斗胆点了八宝斋的王泉。」夏禾说的仔细，见我耐着性子听，说得更

来劲，「方才王泉领了赏赐，出府时正是见着承王与沈小姐说话，还特意问了奴婢这是承王吗。」

「夏禾，真狠。」春蝉向来不苟言笑，此时此刻也有些绷不住笑意，「小姐有所不知，这个王泉最是嘴碎，今日他所见所闻，等不到明日，整个帝都就都知道了！」

这个王泉我是知道的，好好的一个小伙子，生了一张婆婆嘴。这些年我去八宝斋买点心时候，他不是打听八卦，就是在分享八卦。

「我知道的。」我往前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夏禾，这几年一直放你在前厅伺候辛苦了，收拾收拾东西，以后跟着春蝉伺候我吧。」

春蝉本就能干，自从夏禾来以后，院里的大小事宜我就再没操过心，孔嬷嬷是府上的老人，已经有些年岁了，好多活计做不来，倒是在我平日里吃些什么好上下足了工夫。说句实在的，孔嬷嬷并非十全十美的好仆人，也贪财，也巴结我娘，可是在我吃饭这件事上，确是比谁都关心，听说当年孔嬷嬷年轻时家里穷，当时她还未来我们府上当差，她家的那位去得早，留下她们孤儿寡母没有生计，孔嬷嬷唯一的儿子，就那么饿死了。

前些日子刚刚瘦下来些，这几日闲在家中，在孔嬷嬷的督促下，我的脸又圆润了不少。我爹日日忙着跟沈烈斗法，一天也见不到几次，我娘倒是常来看我，自上次我将沈素馨应付走以后，帝都里便传开了承王的正妻之位大概是留给沈素馨的，无人再提我与薛安之事，我娘说我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今日我娘来时，我正在院子里解九连环，春蝉夏禾和嬷嬷正在做佳楠香，院子里香气四溢。

我娘往石桌旁一坐，端着胳膊看了一眼桌子上是铺着软缎子的，才将胳膊放下来，从桂溪手里取了一张请帖来递到我手里，我接过看了一眼，有些难以置信，抬头看向我娘，九连环都差点被我扫下桌，「谢琳要请我去承王府赏菊？」

「是，不仅请了你，还请了沈氏兄妹和你祁王表哥。其他权贵家的女儿也都收了帖子。」我娘见我一副不乐意的样子，秀眉微瞥，伸手握住我的手，「总在家待着，娘怕你闷坏了，已经替你应下了。」

我无奈地点点头，这哪里是怕我闷坏了，是因为薛安要去吧！

我娘见我应下了，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斜过身子看向桂溪，「待会儿你去把前几日给小姐做好的那几身衣服送过来。」

我的心一沉，我一点也不想去，用脚指头想也知道，谢琳之所以要办什么赏菊会，不过是最近帝都之内关于薛宁和沈素馨的流言蔓延，被这位侧妃听了去了，谢琳办赏菊会可绝不是为了澄清流言，我都能想象得到，这位醋娘子见了沈素馨以后会怎样撕破脸皮。只是请我做什么，我的眼皮一跳 突然有些心惊，谢琳的爹与我爹都是承王党，我与谢琳又有过几面之缘，我爹与沈烈素来不和，这个没脑子的女人不会自动将我划为盟友了吧？另外我娘素来不喜社交，这次怎么这么热切？

撇开我娘的想法不谈，我将帖子又拿到手里细细地看了一番，心下的猜想已然被印证了八九分，这帖子上画的兰花还压着金

屑，是近几年最时兴的。小姐们给闺中密友写信或是送帖子时便要用这样的纸，表示义结金兰，用来彰显感情好。后来我差夏禾去打听了一番，夏禾回来时告诉我，我的帖子是谢琳亲自写的。

行，这下我明白了，谢琳是真的把我当盟友了。

到了赏菊宴那日，承王府的马车一大早便停在了门口，车夫也不催促，反而和王叔很愉快得探讨了如何平稳驾驶并且表示今日王叔可以歇息他来代劳。谢琳这般安排，使我不得不加快了梳妆的进程，早膳都没用便匆匆坐上了马车。承王府驾车的车夫倒是个年轻些的，爽利得很，特意告诉我谢琳怕我路上肚子饿，备了新开的滋兰斋的水晶糕。

谢琳的心思我明白，不就是希望我去得早些，到了人少也好说话，最好能跟她一起规划一番如何对付沈素馨。只是这是从哪里来的自信，这么笃定我会帮她？

到了承王府，谢琳的贴身丫鬟正候在门口，说了好些客套恭维的话将我迎了进去，绕了几处回廊才到了谢琳的院子。我将备好的礼品递了出去，刚踏进院子里，谢琳就出来了。

「哎呀，容妹妹可算来了！」谢琳生得丰腴，又是个爱打扮的，我还没定住眼，就见一团彩霞婀娜地飘到了我的眼前，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携着我就往屋里走，颇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之势，「我等你许久了！」

我被她这么一拉，有些追不上她的脚步，几乎就是被拖着走进了屋，这满屋子的沉香烧得香味浓郁，我被熏得几乎有些想要

流泪，实在难以招架，「表嫂这般热情。」

时辰还早，旁的客人都没到，谢琳全心全意招待我，将我拖到卧房坐着，显然是要说些体己话的，我正寻思着怎么脱身，谢琳就流下了两行热泪，一面攥着我的右手腕，一面啜泣，「妹妹有所不知，表嫂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啊！」

谢琳哭哭啼啼地，将沈素馨与薛宁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我听得倒是饶有滋味，手腕子都被谢琳勒出红痕来了，谢琳见我的手腕都红了，连忙放开我，自顾自地拭了拭眼泪，「王爷的大氅至今还在那个贱人手里呢，沈家是连个衣服都做不起吗？」

这事倒是跟我有些关系的，说起来那大氅还是我给沈素馨披上的，谢琳对我诉苦，叫我有些心虚。

我瞧着请的客人也快到了，我又着急脱身，就唤了谢琳的贴身丫鬟进来，「待会儿客人就来了，还不快给表嫂梳妆？」

我原是为着脱身，谢琳却感动得不得了，「还是妹妹好，知道关心表嫂，真是让妹妹见笑了。当年沈素馨那个贱人的娘就百般刁难长公主，如今她又来给我找不痛快，当真是跟咱们姐妹俩过不去。」

我还未反应过来，谢琳坐在妆台前还未停嘴，「这个小蹄子可不是好东西，妹妹莫要被她那副无辜可怜的样子给骗过了，勾搭着我家王爷，还百般对祁王献媚。」

沈素馨怎样我倒是不在乎，只是她娘和我娘是怎么回事？

「表嫂，你方才说沈夫人怎样来着？」我怎样也想不出来我娘和沈素馨她娘除了抢首饰有些梁子，还有哪里不和。

谢琳惊呼一声，便掩住嘴唇来闭了嘴，从镜子里看着我，满脸不可置信，「妹妹原来不晓得这件事，是表嫂多嘴了，如今长公主殿下跟英侯爷琴瑟和鸣又有了妹妹，往事不提也罢，当真是表嫂多嘴了。」

谢琳说着是自己多嘴了，还是将我娘与沈夫人的恩怨情仇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

当朝昭荣长公主薛幼仪与兆宇大将军沈炎两情相悦，本是要喜结连理的，可是遭到了沈炎的长嫂，也就是沈素馨的母亲的强烈反对，婚事未能定好时日。西北生乱，将军前去平乱，死在了敌将的剑下，后来昭荣长公主便嫁给了英侯爷容璵。

别说沈素馨她娘闹得这出我是从未听说过的，就是我娘和沈将军之间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也是头一次知道。心里存着事情的时候，便不大爱说话，偏巧许多名门望族的小姐到时都要与我搭上几句话，我嫌聒噪，便直接躲到承王府后花园的亭子里去了。我在亭子里坐得郁闷，谢琳居然遣人给我折了一朵绿云来，淡绿的菊瓣层理分明，这种专做观赏的培育品种开出来的花儿倒是煞是好看，只是这颜色总是叫人觉得别有深意，不过细细想一番，这颜色还真是符合谢琳的心境。

「你这般喜欢，不若叫谢琳再送你盆玉壶春来。」

我捧着花儿有些入神，薛宁何时到的我都不知道。薛宁瞧我一脸诧异，摸了摸自己的鼻头，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怎么？」

我自家的亭子我还不能来了？」

「能来，怎么不能来了。」我将手里的那支绿云递到春蝉手里示意她退下，冲薛宁招了招手，本着身为同盟的最后一点自觉，还是决定善意地提醒一下薛宁，「你且过来些，我有话跟你说。」

薛宁移过来几步坐到我身旁，仍旧是温润地笑着，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撞了他的肩膀一下，小声道：「谢琳办的这赏菊宴，你可知道为的是什麼？」

「为的什麼我大体不清楚，只是你何时和谢琳关系那般亲密了？」薛宁的脸上表情过于完美，这种时刻仍旧是满脸的和煦，不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向我提出了疑问，扳着指头开始数数，「谢琳特意给你备了独一份的点心，帖子也是和别人的不一样，马车一大早就去接你了，谢琳最是疼爱她那些宝贝花儿，居然舍得折一支给你。」

我苦笑一声，颇有些无奈，「你自己捅出来的篓子，这会儿把我也带下水了！你的好侧妃现在将我视作最佳盟友候选人。」

一抬眼，我便看见了正往亭子这里走的沈素馨和薛安，不知为何有种心虚的感觉，我右眼皮一跳，果不其然，沈素馨咳了两声，冲着薛安笑道：「表哥，我说怎么找不到容小姐，原是在这里与承王殿下说悄悄话呢。」

嘴欠是病，得治。

我站起身来迎上去，径自走到薛安身侧，在薛安还未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便从怀里掏出了他的玉佩给他挂上了，转头看向沈素馨，「沈小姐莫要见怪才是，这事儿的确是我不好，不该背着你同承王说话的。」

我伸手去拉薛安，学着沈素馨的样子冲他一笑，「表哥，我们给沈小姐和承王表哥一点独处的空间吧，毕竟两人平日里难得一见，咱们莫要再次搅和了才是。」薛安看着我，眼里渗出笑意来，点了点头任由我拉走了他。

走出老远来，薛安突然扯住了我的胳膊，我转过头看向薛安，「怎么了？」

薛安的脸上显出可疑的红晕来，却硬撑着直视我的双眼，「容戈，那日之事……」

「得了，大男人矫情什么，我知道你大概是被人设计了。」薛安抓着我的手，十指紧扣，我甚至能感受到他掌心沁出来的细密的汗珠，有些不自在地想要抽出来，却没能成功，我有些急了，「这也就是在廊角，都在前院忙，你要是再不放，被看见了这回就真说不清了。」

薛安闻言反倒笑了，但是这笑并不代表他此时此刻心情不错，我甚至看出些不悦来，这人一个转身将我抵在廊柱上，很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清楚？需要说清什么？反正你是要和我成婚的，何须将这些说清楚。」

第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说成婚还好，一说成婚我的疑心病就又上涌了，在我的心里，薛安成婚最适合的人选该是沈家人。沈家这一辈或是比薛安小一辈的只有两个女孩，沈素馨和薛安的侄女沈延星，沈延星还是个奶娃娃，我一直觉得沈素馨是会顺利坐上祁王妃的位置的。且不提沈素馨这既爱慕薛安又不拒绝薛宁的态度，如今我会帮着薛宁，也不过是因为到底我爹和薛宁一派，再者沈素馨和薛宁也真正成不了，没事看看乐子也是一种消遣。

「我看你是有点毛病！」我抬脚踹了薛安膝盖一下，挣开了他的禁锢，反手给了他脑袋一巴掌，真的气了起来，「这桩婚事到底怎么回事，你我心知肚明，你别给我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娶我？你打算将沈素馨怎么办？做妾她必然是不愿意的。」

「承王妃的位置尚空着，沈素馨她没脑子吗？为何偏要做妾？」薛安难得没有还手，抬头一笑，「容戈你这绣鞋的鞋底花纹还挺繁复。」

我觉得薛安是在给我绕弯子，便也懒得理他，总之他若是不将这件事妥善解决，或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是必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的。正好春蝉来寻我说是谢琳找我许久，我抬腿欲走，又被薛安叫住。

「我母妃说过几日请你到宫里用膳，到时派人去接你。」薛安从怀里掏出手帕来，装模作样地擦拭了一番月白的袍子上那明显的脚印，一脸懊恼，「真是可惜了我的好帕子了。」

素白的绢子上金线绣的戈，一般女儿家谁会绣一个戈上去？只有我叫容戈所以别出心裁绣了一支戈罢了。上次薛安没有将戈的图案露出来，这次可是露得明明白白。

好呀，堂堂祁王殿下，居然行此等偷窃之事！

我伸手去便去抢，薛安后撤一步，我没捏到帕子反而差点栽倒，见状薛安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揽住带进怀里，幸而没有摔倒，只是那帕子从我的眼前掠过，又收进了薛安的袖子里。

「哎呀，看来真是我来得不巧！」

谢琳来得突然，我的脸也有些燥热，不用想也知道我现在一定顶着一张猴屁股脸。

我从薛安的怀里撤出来，剐了薛安一眼，春蝉连忙上前给我理裙子，薛安站在一侧跟个没事人一般愉悦地勾着嘴角，双臂往胸前一横，也不知是谢琳的话恭维到了他，还是见我出糗他就开心，十分友好地冲谢琳打了招呼，「皇嫂这话说得，怎么不巧？」

「自然是不巧，耽误了祁王与容妹妹的好事呢！」谢琳捏着帕子，笑得花枝乱颤，眼神时不时瞟过我与薛安，见我神色有些不自然，便亲昵地凑过来拉住我的手，「容妹妹还会害羞呢？我今日是长了见识了！妹妹莫要害羞了。」谢琳突然伸手，硬是将薛安的胳膊拽出来，然后将我的手放到他的手上，还朝薛安眨了眨眼睛，「容妹妹便与祁王一起去前院吧，花儿开得正好呢！」

我这儿有些尴尬，薛安倒是大方得很，礼数周全地道了谢，牵住我便走，我想要甩开他的手，他居然握着不放，晚着眼看我好似是在看宫里妃嫔养的御猫一般，我有些恼了，便用指甲掐

他的掌心，「你吃错药了？谢琳现在肯定去找承王了，你不去救沈素馨就等着谢琳挠花她的脸吧！」

薛安走得快些，握着我的手带着我，我被他一边带着往前走，一边要伸手拉着自己的裙摆，春蝉许是被谢琳拦住了没有跟上来。眼看着我和薛安已经要走到前厅了，已然有不少小姐公子看见我们俩，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发出「真般配」的惊叹声。

我一时气结，干脆顿住脚步，猛地将薛安的手甩开，上次我在众人面前如此失仪，还是因为薛安踩我的裙子导致我差点摔倒，惯会欺负我！怎么从未见过他欺负沈素馨，还一口一个「素馨表妹」的！我恼得厉害，恨不得将薛安摁在地上捶一顿。

见我不走了，薛安转过身来，饶有趣味地将脑袋凑到我的脸前，伸手摸我头上的珠钗，「怎么了？生气了？」

我不愿意理薛安，别开脑袋避开他的手，转头便往后走。这些世家子弟都是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再者薛安与我的事他们也不敢管。我将在场的人的脸都扫了一遍，他们匆忙避开我的视线。

薛安又跟了上来，并肩走在我的身旁，十分手贱地来拽我的裙摆。被我横了一眼，还不以为然，「我这不是怕你绊倒吗，你怎么能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呢？容戈，莫要生气了，生气就不漂亮了。」

走到不到几步，沈素馨就捂着脸哭哭啼啼地冲出来了，这般哭得梨花带雨，鼻尖泛红脸颊微微肿胀，衣衫凌乱不说，发髻也散了，还掉下来支钗子。沈素馨险些撞到我身上，转头一看薛安在这儿，便硬生生地别过脚步扑向了薛安，哽咽着朝薛安伸出手，真真一副娇柔美人我见犹怜的样子，「表哥。」

薛安一愣，我倒是停住步子不动了，我偏要看看薛安怎么解决。那边的谢琳已经追了过来，身后的薛宁脸色发黑，衣袍也有些凌乱，可以看出气极了，脖颈处的血印子极为隐蔽，还是叫我看见了。我定睛一看，怎的春蝉也在后面跟着。我正欲去迎春蝉，被薛安拉了一把，沈素馨就险些被推进了我的怀里。

薛安居然推开了沈素馨。

我与沈素馨俱是一愣，薛安后撤数十步，紧盯着我的脸看，明明脸上是一副嫌弃极了的样子，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的眼神透出一股心虚来，抱着胳膊右手不停地摩挲手肘处的衣料，「叫本王做什么，难不成你想让本王同戈儿也吵一架？」

沈素馨弱弱地喊了一声表哥，满脸的不可置信，泪珠子刷刷地往下掉。美人落泪，瞧得我都生出了恻隐之心，薛安却仍旧没有任何反应，我伸出手来想着拍拍她的后背，手刚伸出来还悬在空中，白纸一般轻薄的沈素馨就被一把拽离了我的身侧。

「做什么拉扯容妹妹，仔细你那眼泪脏了容妹妹的衣裳！」谢琳气势汹汹，一个猛拽推搡给沈素馨直接干翻在地。若不是被薛宁拉住，谢琳必然是要上脚的。

谢琳个子高挑不说，也壮些，沈素馨在谢琳手里，一点不占优势。可是谢琳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沈素馨素来端着病美人的架子，一贯娇滴滴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是温声细语地替自己辩解，倒是衬得谢琳像在作恶行凶了。我早就晓得谢琳是个为了薛宁什么都顾不得的人，可是今日之事闹得大，这么多人瞧着，势必会导致沈烈和谢太师直接撕破脸皮，免不了我爹又要硬插一脚。只是我和薛安之间的关系属实有些麻烦，在找我舅舅那皇帝说清楚前，不能再生事端了。

薛安欲要上前一步，我伸脚一绊，薛安一个不稳便要栽倒，关键时刻却伸手拉住了我，然后我便与薛安双双横在了沈素馨和谢琳中间，薛安一手护着我的头，一手揽着我的腰，我整个人就趴在他的怀里。被我和薛安这么一闹，谢琳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顾不得薛安搂着我的腰的手，我的头靠在薛安胸前朝着薛宁猛使眼色。薛宁拉住谢琳，将她和沈素馨的距离扯开，颇为强硬地让丫鬟将她送回院里去了。

薛宁到底向着谁，一目了然。

春蝉将我扶起来，我转过头瞥了一眼颤着手想去扶薛安却被躲开的沈素馨，心里升腾起说不清的烦躁，干脆看向春蝉，「我们走！」

匆匆回了侯府，我满腹心事，薛安今日的表现本来势必会将我与她送上帝都流言蜚语榜第一的，可是沈素馨和谢琳今日这一出闹得够大，完全盖过了我与薛安那点隐隐约约的故事。谢太师断然咽不下这口气，想来又要拉着我爹去上书参沈烈，参他的德不配位，教女无方是完全够了的，只是，这件事的重点本

就在薛宁的态度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薛宁是偏袒沈素馨的，可这谢琳是名正言顺的侧妃。

这事儿，实在是难办。

春蝉告诉我沈素馨与薛宁一同坐在廊上，然后被谢琳正面撞见，当即就撕破脸了，谢琳直接甩了沈素馨好几个耳巴子，薛宁都拦不住。薛宁只是拉开了谢琳，叫她不要如此无礼，称得上是温和了，可是谢琳根本不买账，直接给了薛宁一巴掌，还说「她不是好东西你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倒隐隐觉得事有蹊跷。

谢琳怎么会这样骂薛宁？薛宁不是个爱用强的人，若是沈素馨不愿意的话，那么薛宁定然是不会强迫她什么的。中秋赏灯那日，难不成薛宁是强拘着沈素馨游灯了一晚？我与薛安一走，沈素馨若是不愿意与薛宁独处，依照薛宁的脾性，怕是顺着沈素馨的意就将她送回沈府了。今日在承王府上，沈素馨又与薛宁在亭子里独处，难不成是薛宁拖着沈素馨不让她走？不管怎么样，谢琳也在府上，沈素馨不该没有这点思量。这不是送上门叫谢琳打她吗？

沈素馨也喜欢薛宁？

这想法出来，我倒是把自己吓了一跳。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我挥手示意春蝉退下。最近府上也很不对劲，我明明去赴宴了却早早回来了，也没人来问问我，往日里我娘都是算准了时间，若是有任何不妥她都会马上逮住我问个明白的。可最近我娘总是窝在院子里不出来，我爹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最近的奇怪事太多了，从薛安莫名其妙地跟皇帝舅舅说要娶我开始，就没有一件事对过。

孔嬷嬷领了婢女捧了膳食进来，神色如常，平日里都是春蝉挨着试菜，今日却换了夏禾来，夏禾手里拿着银针验得仔细。

「知道小姐没用午膳，长公主特意派厨房做的小姐爱吃的菜式，您快些多吃点。」孔嬷嬷盛了些汤，等夏禾验过后才放到我的面前，我伸手拿起碗里的勺子，象牙的勺子竟然缺了一块。

我抬眼瞧了孔嬷嬷一眼，孔嬷嬷赶忙伸手捧过了勺子，转身骂了负责碗筷的婢女两句，「怎么连个勺子的好赖也分不清了吗？拿的什么破东西给小姐，还不快去换？」

那个小丫鬟吓得不轻，我眼瞧着她红着眼眶跑出去了，有些于心不忍，「嬷嬷何必如此着急。」

「小姐平日里仁厚，她们倒是仗着小姐脾气好，越来越会偷奸耍滑，现在连个勺子都拿不了！」孔嬷嬷说得急了，还转过头瞪了端着盘子的丫鬟们几眼，「这般粗心的丫鬟是怎么选进来伺候主子的！」

我手里捏着筷子，目光从这几个瑟瑟发抖的丫鬟脸上过了一遍，转向夏禾，「春蝉呢？」

孔嬷嬷见我没管，便又在一旁训斥了几句。夏禾俯下身子，凑到我耳边来，「小姐，春蝉姐姐被桂溪姑姑喊走了。」

我娘将春蝉喊走了？

我扒拉了几口米饭，嫌这些丫鬟们在一旁跪着碍事，便叫嬷嬷放她们出去了。

「小姐，您就是平日里太惯着这帮子人了。昨日清远还将侯爷院子里的花盆踢碎了。」孔嬷嬷爱惜东西，说起花盆碎了如同说自己的心碎了一般，皱着眉，「亏得侯爷当时没在，悄悄换了一个花盆才保住她的小命。」

「清远？」我将鹿肉咽下去才开口，在这个名字实在有些陌生。

「回小姐，正是方才拿错勺子的那个丫鬟。」夏禾见孔嬷嬷还在气头上，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缓和些，自己率先开了口。

每个院里的丫鬟是固定的，既然在我的院里伺候，怎么跑到我爹的院子里去了？

「我爹没发现那只花盆换了吗？」我来了兴味，将筷子放到了一遍，看向孔嬷嬷等着她的回答。

孔嬷嬷被我这么一问倒是有些不确定了，嘶了一声道：「该是没发现的，侯爷也没问。侯爷日理万机，怎么会注意一个花盆。」

我勾了勾唇角，不置可否，伸手再次拿起筷子往碗里夹了块胡萝卜，「夏禾，等春蝉回来了你告诉她，让她安排清远在院子里扫地吧。」

后来孔嬷嬷多次找到我表示，清远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实在是心烦。

「小姐，清远那个丫头，实在是不会做什么，扫个地也不干净。」孔嬷嬷立在一旁，瞧着我与春蝉下棋，下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有些按不住性子。孔嬷嬷没学过这些东西，看不懂棋局，对干活却颇下功夫，清远的地扫得不干净，浇花还淹死了两柱珍蕊，惹得孔嬷嬷十分头疼。

我一手撑着脑袋，雀翎耳坠上的孔雀尾羽长长地垂下来，随着我落子的动作扫过肩头，屋子里暗香幽微，织金的软罗裙上浮动佳楠的味道，我在袖口处轻轻嗅了一下，清冽骄奢。舒心极了，将绣鞋一脱，腿一盘，继续走棋。

「孔嬷嬷，你看这一局，你觉得我的白子走得怎样？」我打断了孔嬷嬷的抱怨，招手唤她到身旁。

孔嬷嬷有些窘迫，抿了抿嘴，「这……老奴哪里看得懂。」

「布局关键抢要点，切莫贪吃走小棋。分头定要位置好，左右逢源最适宜。」我用手肘撞了下棋盘，棋盘上的黑子白子混作一团，一局搅乱，我打了个哈欠，「她要是不会，孔嬷嬷就教教她。先不说这些糟心事，孔嬷嬷也听些有趣的。」

我的目光回到春蝉身上，春蝉正在将棋子重心拣回罐子里，握着棋子的手莹白，「春蝉，你且说说今天帝都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回小姐的话，沈小姐在承王府挨了打，沈夫人颇不乐意，今早带人上门去闹，承王正巧没在府上，沈夫人想动手，结果被谢侧妃打了。」

那日谢琳动手打沈素馨在我的意料之中，如今连沈夫人也打倒是叫我有些吃惊，怎么说也是个长辈呢，还真是不给谢太师省心。

「据说谢侧妃说沈夫人为老不尊不配做长辈。」春蝉收拾棋子的手一顿，似乎想起什么来，「小姐，这些闲事与我们侯府无关，您还是别听了。」

「你说便是。」我听得饶有兴致，心底里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评价谢琳这个人，倒是自己一点委屈也不受，平白给自己家族添些堵，好在这件事沈素馨也不占理。

「沈夫人不仅骂了谢侧妃，还骂了您。」春蝉收了棋盘，脸色有些不大好，「沈夫人说您和谢侧妃狼狈为奸欺负沈素馨。说侯爷不是什么好东西，您也不是。」

沈夫人怎么骂到我身上的也不难想，毕竟是我设计将她宝贝闺女和承王的事情传出去的，不过她的话说得可不对，我哪里是和谢琳狼狈为奸，我分明是和薛宁狼狈为奸。世家女子的悲哀便是如此，名节大过一切，若是沈素馨与薛宁的事情再闹大点，沈素馨便只能有两个选择了，要么一辈子不嫁，要么就嫁给薛宁。

嘶，我似乎被算计了。

「这事怕是要闹到皇上跟前了吧。」孔嬷嬷上了年纪，听这种家长里短的啊，男女之情的事情啊，总是特别感兴趣，每每都要多说几句，「这事儿可就牵扯大了呀，承王府和沈家谢家都牵扯进去了。咱们侯爷少不了也得蹚这趟浑水！」

我还在想薛宁这个奸诈小人敢算计我，孔嬷嬷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我爹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必然要横插一杠的，沈夫人自己作死，骂我就罢了，还骂我爹，这不是唯恐我爹不掺和吗。

不对，我站起身来，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外跑。

在院子里撞见了正拿着扫帚的清远，这个时辰扫什么地，我无暇顾及清远，铆足了劲往我爹的书房跑。快要入冬了，青石板上凸出来的莲花纹路冷硬，硌得我的脚疼。身后孔嬷嬷尖利的声音震得我耳膜疼，最近发生的桩桩件件，都拉扯着侯府，隐隐中像是有一条丝线，系在我和我爹的手腕上。

府里的丫鬟婆子不敢拦我，我直接撞开了书房的门，站在我爹的面前，踩了一地的血污。我看着我爹身上已经穿戴妥帖的侯爵补服，脚下一软直接跪坐在了地上，「爹，你别去！」

我爹见我这副样子，有些嫌弃地皱了皱眉，勉强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让我坐到一旁。我累得几乎上不来气，脚底板火辣辣的疼，原本被孔嬷嬷夸上天的五色立凤朱锦袜此时黏在我的脚底混着血污和泥渍，我属实是不该为了抄近路从刚浇过水的花圃里传过来的。我瞧着我爹的目光落在我的裙摆上，我低头一瞧，裙摆上溅满了泥点子还黏着一片花瓣。

「你去打架了？」我爹的手往椅背上一搭，歪着身子坐相颇丑，「青天白日的连个鞋都不穿，成何体统啊。」

「爹，你是不是要入宫？」我顺了气，搬着椅子移到我爹的对面，急切地去拉我爹的手，被我爹躲开。

「你别给我衣服搞脏了！」我爹靠到椅背上，与我拉开距离，摆着张臭脸，「你最近去学卜卦之术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爹，您能别取笑我了吗？舅舅是不是要召你进宫？我跟你说不能去！」我将身子探过去，恶狠狠地咬了咬牙，「不然我就把我脚上的泥全都蹭到你的补服上！」

我爹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容戈啊，不然咱们请个大夫吧？」

我原本满心的期望，听了我爹的话，伸手拍开他的手，横了他一眼。

此时也顾不得我爹与薛安之间的诸多不对付，我将最近所有的事一一摆在我爹面前说了一遍。薛安夜闯侯府、薛宁和沈素馨的不明不白、为什么沈夫人骂谢琳一定要带上我和我爹。最后我将我和薛安的婚事也全盘托出，我爹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却没多说什么。

「爹，我说不清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诈，爹，到底他们姓薛的是一家人！」我越说越激动，干脆耍起性子来，「反正你不能去！这事儿一件接着一件的，从中秋来就

没消停过，再说了这是沈家和谢家的事儿，再闹也最多是皇家和沈家谢家的事，跟你八竿子打不着，你去做什么？」

我爹直勾勾地看着我，眼里隐隐约约还有些泪水，我心中一动，鼻头有些酸涩，然后我爹打了一个哈欠……

「容戈，有的事情，不像你看得这么简单。你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你和谢琳必然是好姐妹吗？」我爹漫不经心地抚过补服上的四爪蟒纹，这件补服是我舅舅亲赐的，原来为了彰显殊荣赐的是五爪金龙纹，后来被我娘挑去了一爪。

「那你非去不可吗？」我看着我爹补服上隐隐还留着原来第五只爪子的印子，颇为糟心，「爹，我觉得这次你可能要被贬了。」

我爹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看来我爹进宫已成定局，可是都这个点了还不回去，难道我爹要蹭一顿午膳？

「容戈，在这世上，不要相信任何人，不管是权势、人脉还是金钱，这些东西都要握在自己手里。谁也不要信，谁也信不得。容戈，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都要牢牢抓住对自己有利的一切，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顾虑太多。」我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头，俯下身来第一次抱了我。

那一瞬间无尽的恐惧漫上我的心头，我颤着嘴唇脱离了我爹的怀抱，「爹，我跟你一起去。」

我爹一愣，「你真学卜卦之术了？」

皇帝舅舅派人传了口谕，召我爹入宫商议谢琳与沈家之事，并且让我爹顺便把我也带上，沈贵妃多日不见我，想得紧。这便是有些不靠谱了，公事和私事混在一处，怎么想也不合时宜。我爹原是不想让我去的，无奈我来得巧，非要缠着去。

我将脏衣服换下，脚底的伤也来不及处理，擦拭了一番，换了新袜套上绣鞋便匆匆往侯府大门外走，在回廊处与清远撞了个满怀，清远神色慌张，一步三回首，未瞧见我，一脚踩在了我的脚上。我吃痛地抽了下嘴角，勉强没有喊出声，一把扶住清远，我能明显感觉到新换的罗袜也被沁湿了。

清远被我捉着胳膊，垂着头偷偷瞧我的脸色，还打了个冷战，我横了她一眼，一把将她推开，「夏禾！不必跟着我了，将她给我拖进柴房！」

一个最低级的粗使丫鬟，丝毫不懂规矩在侯府里来回乱走，起初都走到我爹的院子里了，后来我叫孔嬷嬷调教她，只一心想着套话，原想多留几日看看她背后的主子是谁，如今她竟然逛起园子来了，不知谁塞进来的人，如此粗笨。

这清远的样子，倒是叫我想起沈素馨来。

我几乎是跑到大门口上了马车，还是一阵心悸，捂着心口歇了半天，气息顺了可是心还是狂跳不止。见我捂着心口一副忧思过甚的样子，我爹摸出了那只紫砂手壶咂了两口，往后一靠，长腿一横，「你这是怎么了？」

「爹，你不觉得这些事都是冲咱们俩来的吗？」我爹为人倨傲，一向不把任何事放在眼里，树敌颇多，近来侯府频频生事，不得不让人深思，「爹，你书房失窃，我又捉到了一条不知姓什么的走狗。你不觉得太过蹊跷了？」

茶香四溢，我吸了吸鼻子，这次我爹是放了茶叶的。

「容戈，你娘呢？」我爹沉默了半天，对我的话避而不答。

我爹这一问倒是将我问住了，我近来心里烦闷整日窝在容夕院里，除却晨起给我娘请安，旁的时候也没去过，连用膳这几日也是端到房里来的。今晨请安时，我娘提到秦夫人邀去她沁春园喝茶，我动了动脚趾，扯到了袜子，血已经半干将罗袜黏在脚上，这么一扯疼得我一颤，「我娘该是与秦夫人去沁春园了吧。」

听了我的话，我爹也没多说什么，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开口：

「你若是像我，会长得更好看些。」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那个舅舅不知打什么算盘，沈烈那个老家伙必然要借此机会狠狠摆我爹一道，侯府内怪事丛生，您老人家在这儿臭美什么啊！

起初坐了马车不用自己走路倒还好些，到了宫里，太监引我往沈贵妃宫里去，不知哪个挨千刀的铺了一段卵石路，疼得我只想翻白眼。快到沈贵妃宫里时，引着我的小太监终于受不了了，颇为委屈地转头问我，眼瞧着还想落些泪珠子，「奴才不知道是哪里惹到姑娘了，姑娘怎么这般瞪着奴才？」

「这倒是公公误会了，我在想这地上的卵石是什么时候铺的，上次我来时还没有呢。」我尽量避开那些卵石，心里不知为何一直隐隐觉得不安。

小太监解释了卵石是前几日刚铺设的，走在卵石路上像按摩一般，他们下人倒是都很喜欢。

勉强挨到了沈贵妃宫里，一进宫门就瞧见了薛安。我脚下疼痛难忍，看见薛安倒抽一口凉气，实在是没心思对付薛安，薛安难道一天天的都没有什么事做吗？多大一个皇子了，已经封了王的人，整日赖在母妃宫里成何体统？

被我白了一眼，薛安也没在意，叹了口气便上前扶我，「走个路怎么这么飘？」

我的规矩从小是宫里的嬷嬷亲自教导的，言行是没学好，但是举止上来说我的走路姿势都是极其端正的。就连今日脚上受伤顾着侯府的体面也是硬撑着稳步前进的，薛安能看出来我的步子不稳，实在是让我有些受伤。我去推薛安扶着我的手，面上露出不悦来，「哪儿都有你！」

薛安早料到我要推他，正好拽住我的手，被他这么一扯，我直接被他圈进了怀里，他可以不顾宫人的嬉笑和窃窃私语，我却是要顾及的，尤其是在我觉得沈烈这个糟老头子不安好心要霍霍我爹的时候，便气不打一处来！

好你们一家老小，老的欺负我爹小的欺负我！

我一脚踩到薛安的靴子上，却自己疼得倒抽了一口气，薛安从后背环住我，一掀我的裙角露出了我隐隐透着血色的浅粉色绣鞋，若不细看还以为那是一朵海棠，染上血色后格外娇艳。我有些不自然地往回收脚，还没站稳就被薛安横抱起来。

「薛安你是不是有病！」

自从薛安那日醉酒出现在我的卧房以后，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毫无忌惮地对我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我被薛安放到贵妃榻上，他伸手便要脱我的鞋袜，我将脚缩进怀里，环住自己后目光飞快地在宫殿里搜寻。这番举动被薛安捕捉到后，少年一眼看穿我的用意，面上带着满满的笑意，伸出双手捧住我的脸，逼我与他对视，「容戈，别找了，我母妃不在。」

不在？既然舅舅说是沈贵妃思我过甚，所以才请我入宫的，为何沈贵妃不在？

趁我发愣，薛安唤了两个婢女摁住我便要脱我的袜子，我的右脚已然被捧在薛安的手里，眼瞧着他已经快速地拽下了鞋子，我顾不得旁的，在他动手脱我的袜子前，一脚踹到了薛安的脸上。

袜子上渗出的血印在薛安的侧脸上，暗红一片，衬着薛安的挑眉一笑，说不出的妖媚，摄人心魄。许是婢女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彪悍到直接踹薛安的脸，两人都是一惊，我趁机扯开胳膊重新将自己环起来，脚底温热一片，我知道是刚才踹薛安的脸时用的劲儿太大了。见薛安抹了一把脸，伸手又要来，我有些惊

恐，身子往后缩了缩，情急之下有些语无伦次，「薛安，你可知道你若是真的摸了我的脚，会有什么后果吗？」

薛安眼疾手快地抓住我的脚，动作利落地将我的袜子褪了下来，一手抓着我的脚踝，一手捧着我的足尖，闻言抬眼看我，一双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光亮，「娶你啊。」

薛安似乎是真的很开心。

眼见我的脚上裹满了鲜血，薛安握着我的脚踝，转头淡淡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婢女，「你们在愣着做什么？」

方才薛安「刺啦」一声像是撕掉一片狗皮膏药一般迅速将我的袜子脱掉了，也把已经凝结黏在袜子上的血痂给重新撕开，鲜血又沁了出来。薛安细细地将我的脚看了一遍，我的耳朵有点发烫，不自然地看向别处。我的视线刚刚转移，脚心就感受到了一阵钻心的痛，薛安取出一颗黏着血肉的小石子，狠狠地丢进了一旁的婢女捧着的盘子里，语气里透着无奈，「容戈，你这又是去做什么了？嗯？侯府已经买不起鞋袜了，还是你又发明了什么新的按摩方式？」

薛安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曾经忽悠薛安往他的鞋里放鹅卵石，骗他这样可以按摩脚底。原来他根本就没有被我骗到啊。

见我不知神游到了哪里，薛安握着我的脚腕的手加重了力道，我吃痛地「嘶」了一声，刚要骂他，薛安就将药粉全部淋到了创口上，激得我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我脸上一片滚烫，泪珠子滚落一串，奋力想要将脚撤回来，「你干什么！疼！」

薛安不说话，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欺身而上，将我摁在贵妃榻上，狠狠地碾过我的嘴唇。我的耳边只剩了一声婢女充满惊喜的「天呐」，接着便是关门的声音。薛安按着我的肩膀，低低地笑了一声，将脸埋在我的颈间，少年欢悦的声音在我耳边环绕，「容戈，我是真的会娶你的。」

「娶个毛啊！」我没有骂完，薛安又吻了上来。

我被薛安压在贵妃榻上，他将我的一只胳膊折到头顶与我十指紧扣，攥得我指头疼。薛安吻得很浅，我暗暗地动了动腿，还没踹出去，就被薛安的腿压住。

我被薛安亲得有些犯傻，抛开别的不说，被名满帝都的光风霁月小祁王这般的绝色给吻成这样，在满帝都的贵女眼中，我万万是算不得吃亏的……

噫，这要是让沈素馨知道了，得多生气啊，少说也得吐血三升吧。

「王爷！时间到了！御林军已经待命了，陛下说……」外面突然的响动惊得我整个人一颤，手一缩，指甲便扣了薛安的手背一下。

几乎是在我扣到薛安的同时，他的神情骤变，外面的人话刚刚说了一半，薛安便朝外怒吼了一声：「闭嘴！」

宫中是有御林军，可是御林军在宫中分为三部巡逻、黑白交替，此时待命，待的是什么命？话里提到陛下，皇帝舅舅这是什么意思？此时御林军集体待命必然是要抓人，可是我记得御

林军实际上的指挥权是在薛宁手里的，是我爹耍了诸多阴谋诡计才从皇帝舅舅手里坑过来给薛宁的，为何此时要向薛安报备时间到了？皇子之间若是敌对，党派之争向来严酷，薛宁的手下又怎么会轻易听薛安的派遣？

我伸手将薛安的头扳过来，薛安这人生得委实是好看，一双桃花眼眼尾略略上扬，平添了许多魅意，明明平时总是摆出一副漠然戏谑的眼神，此时却在与我对视时有些躲躲闪闪，我心里已几乎是立刻了问题的答案，「薛安，你是要去抓我爹吗？」

薛安动了动依然摁在我肩膀上的手，脸上神色晦暗不明，干脆又凑了过来。幸而我早有防备，别开了头，薛安只吻到了我的耳垂。我有些恼意，无心与薛安继续什么浓情蜜意的戏码，只是薛安的气息落在我的颈窝里说不出的痒，让我有些难以开口。我用手抵着薛安的脸，坚持着方才的问题，「回答我，薛安，是吗？」

薛安从我身上起来，转头往房门处走，走了两步又转过头来，见我已经从贵妃榻上站了起来，长臂一揽将我拽进怀里，我的脚上使不上太大的力道，被薛安抱得紧有些难以挣脱，薛安伸手扣住我的后脑勺，又吻了下来。

还上瘾了是吧？我干脆揪住了他的衣领，加深了这个吻，然后一口咬了上去。

被我咬了一口以后，薛安非但没有放开我反而更加过分，我被他亲得气息紊乱，不及多想挣出被他禁锢的胳膊，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薛安松开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盯着我被吻得有些肿胀的唇瓣低笑一声，慢条斯理地整了整我因为方才那一番行径而凌乱不堪的头发，叹了一口气，「乖乖待着，容戈，我总是不会害你的。」

薛安腿长步子大，我拖着病脚，两人对峙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被薛安锁进了房里。我靠在房门上缓缓地坐下，心里隐隐觉得，若不是方才那人又来催促薛安，他似乎很乐意再陪我玩一会儿。

殿外还留了一队御林军特意守着我，我靠在门上，苦笑一声，薛安倒是真看得起我。

我有些焦灼地低头咬指甲，御林军之所以会在后宫集合。恐怕就是怕朝中的什么人得到消息然后将今天的一切透露出去。薛安此举显然是受命于皇帝舅舅，至于御林军为何听薛安指挥，薛宁去哪里了，这都不重要了。我想得入神，不慎将指尖的嫩皮咬破，果然是十指连心，还真是钻心的疼。今日实在倒霉，伤了脚还咬破指头，今日着实是不宜出门。

诸事不顺啊诸事不顺。

此刻我被困在这里，显然是出不去的，我爹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我娘又是长公主，我爹算是皇室的女婿，又有爵位在身，必然不能草草处置，在大殿内就地斩杀绝不可能，定是要下狱的。只要活着，就好说。

我娘还在外面，我爹今日下狱是难以扭转的结果，我被困宫中也无能为力，但是我娘还在宫外！我顾不得思考为什么我爹和

我都被召进宫中而我娘还在宫外，只能摠着怦怦直跳的心口思量究竟如何才能出宫同我娘取得联系。

我从地上站起来，抚了抚胸口压下所有的惊慌，只要让我回侯府，就有机会，闹腾着出门必然是不行的，我清了清嗓子，「外面的诸位，麻烦你们开一下门。」

「容小姐，恕难从命。」外面的守卫得了薛安的命令，我早知道不会轻易给我开门，可是只要能说上话就有办法。

「我的脚上有伤，麻烦派个宫女进来，处理一下伤口而已。我不给各位军爷找麻烦，各位军爷也别为难我可好？」

我贴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隐隐能听见交谈的声音，两人商量了许久，说了什么「未来的王妃实在是惹不起」，最终应下了我的要求。

第五章 正派反派都容易死于话多

我在屋子里瞄了一圈，也没找到什么趁手的东西，自嘲地笑了两声，这里是沈贵妃所住的桐梧宫的偏殿，难不成我想找出一柄大砍刀来？摇了摇头，耳边丁零作响，步摇上坠的玉珠子碰撞在一起，清脆极了。我顺势将这只步摇从头上拽下来，指尖摩挲了一番尖利的簪头。平日里我怕伤到便总不戴这一只，说要重新差工匠打磨也总忘，今日戴首饰时不知为何偏偏从一堆步摇里挑出了这一只。

我的发髻今日梳得简单，拆了一支步摇显得有些摇摇欲坠，我干脆将头发散开，把今日戴的另外两支玉簪放在桌上，将步摇

往袖子里一收，便坐在贵妃椅上，等着待会儿倒霉的宫女进来。

门被推开时，我的心下一紧，攥紧了手里的步摇，冲着低头托着托盘进来的宫女招了招手，「你过来吧，关好门。」

宫女没有说话只是福了福身子，有些艰难地一手托着托盘，另一手去关门。我坐在贵妃椅上心里思索着别的事，如果这个宫女不听我的我就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暴力往往更直接点。宫女端着托盘在我的腿边蹲下，抬头的一瞬间，我便扶住了她的肩膀，将已经在我的手里攥得有些温度的步摇抵在了宫女的颈间。

这一切本该很顺利，但是我终于看清了这位动作畏畏缩缩，做事丝毫不爽利的宫女的脸，顺带着明白了方才为什么她一手端着托盘时，手腕一副用不上力气的样子。

「沈素馨，怎么是你？」

看得出来沈素馨死咬着嘴唇才没有叫出声来，整个身子都在发颤。我收回抵着沈素馨喉咙的步摇，沈素馨明显松了一口气，手搭在我的膝盖上，眼底蕴满了泪水。

又哭，又哭，又哭！

「容戈，我……我有事想同你讲……」沈素馨的眼泪说掉就掉，说着就抽噎起来，我一把捂住她的嘴，有些搞不清现在的形式，深呼了一口气，勉强忍住了给这个不分时机就知道哭哭啼啼的娇小姐一巴掌的冲动，收回了我的手，「沈素馨，外面

重兵把守，想来你混进来也不容易，你觉得现在是商量事情的好时候吗？」

「不……不是……那我带你出去。」沈素馨眼里的泪珠还在打转，有些不稳地站了起来，在身上摸了半天，终于摸出一块腰牌来。

我只瞥了一眼就一把抢了过来，如果我没有眼瞎，这么大的「祁」字，一定是薛安的腰牌。见我认了出来，沈素馨急忙拖住我的胳膊想往外走，见我丝毫没有移动的意思，面上露出不解来。

「你觉得我们这样大摇大摆地拿着腰牌出去他们会信吗？」我重新坐回贵妃榻上，心里充满了烦躁。沈素馨已经进来了，而且是假扮宫女进来的，这会子再拿着薛安的腰牌出去说是薛安要她将我带走的，这谁能信啊。

沈素馨没有回答我，只是盯着我从裙摆下露出来的被包扎的得严严实实的脚，说话又带上了鼻音，眼泪已经在打转了，「是表哥给你包扎的吗？」

我不想说话，心里好像被人塞了一团乱麻一般，我娘此时也该回府了吧，我爹究竟怎么样了。

「我可以带你出去，我方才进来的时候，给他们看了腰牌，我已经提前说了。」沈素馨仍然盯着我的脚，见我抬起头看她，从我的手里抽走了腰牌，紧紧攥在手里好像是在抓最后一根稻草，「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吗，你的脚是表哥给你包扎的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沈素馨为什么死抓着这点不放，但是我很开心沈素馨是有点脑子的。

「表哥会娶你的对吗？」沈素馨的指甲一下一下地抠着手里的腰牌，有又要哭的架势。

若是放在平日里，我必然是不会管的，可是今日事态紧急，我需要沈素馨将我带出去，我耐着性子抓住她的手，防止她继续抠腰牌，连语气都温和了几分，「听着，素馨，你应该明白如今的形势，我是容璵的女儿，仅凭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和你的表哥在一起，所以，别再乱想了，现在带我出去好吗？」

沈素馨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手抽了出来，然后点了点头。

我抬眼去看沈素馨的脸，沈素馨垂着眼帘不知在想什么，走在我的身前，她走得极慢，注意到我的目光后加快了步子。

沈素馨与侍卫耳语了几句，侍卫的眼神在我的脸上落了落旋即收回，还是让沈素馨扶着我走了。出了宫殿走了好远，我忽然想起沈素馨方才来寻我时说的有事同我商量，沈素馨一路上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着挽着我，有些心不在焉。

「沈素馨，你有什么事要同我讲？」我开口有些突然，沈素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被我这么一喊吓了一跳，打了个颤，茫然地抬头看我，张了张嘴也没说出什么来。

沈素馨这副样子有些奇怪，眼神躲躲闪闪不说，反应也有些迟钝。我的舌头抵着牙齿扫了一圈，沈素馨或许是知道些什么，

总之一定知道的比我要多。我正欲开口试探，沈素馨倒是先开口了。

「容戈，你讨厌沈家吗？」沈素馨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问出的问题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问得却出奇的认真，「你有想过来沈家生活吗？」

听到沈素馨的问题，我有些诧异，沈素馨居然问我是不是很讨厌沈家，这叫人如何回答。沈烈跟我爹处处作对，但是没找过我的麻烦，现下沈素馨又将我救了出来，按道理我是不该讨厌沈家的。可是沈家的主母，沈素馨的娘实在是败坏好感，而且我现在怀疑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和我爹现在此刻的遭遇都是沈烈一手策划的。其实我始终想不明白，沈家人为什么这么讨厌我爹？仅仅是为了清君侧？

至于在沈家生活，沈素馨不会是想在这种危急时刻给我与她三哥哥做媒吧？

有病吧？

怕答案不合时宜惹怒了沈素馨，我琢磨了一下，折中开口，「没什么感觉，没想过。」

听了我的答案，沈素馨又沉默了，挽着我加快了步伐，我心里慌得很，薛安待会必然是要回去看我的，若是发现我跑了亲自来捉我，我定然走不了。

「沈素馨，你喜欢薛宁？」这种紧要关头，我居然生出些聊八卦的心来。这始终是我心里难解的迷惑。沈素馨喜欢薛安我是

早有耳闻的，每次见她也是跟在薛安身后的，可是她似乎对薛宁并不抵触？

沈素馨没有回答，瞥了我一眼，继续扯着我往前走，「这种时刻你倒是问得出来这些问题。」

薛安和我皇帝舅舅的这次行动，宫人必然是不知晓的，宫里不得疾行，此时走得越快越有嫌疑。我着急出宫，可又不得疾行，心里本来烦躁，被沈素馨这么一说，压了半天着急和不解以及这几天的憋闷都有些绷不住。沈素馨瘦弱，再怎样拖着我走，也是我刚才顺着她的意思来的，现如今再拖着我，被我一使劲便动不了了。

「你不快点走，还干什么？待会儿捉你回去，你等着贞洁不保吧！」沈素馨倒是先恼怒了，本就瘦弱的姑娘铆足了劲掐我的手肘往前拖。

沈素馨话头一止，突然静默，想要将手抽回去，被我一把抓住，我原本一直藏在袖口中的步摇再次落到沈素馨颈间，我眉毛一挑，面色凶了几分，「你知道些什么？快说！」

什么叫贞洁不保？沈素馨今日突然一身宫女服装出现在沈贵妃殿内本来就有蹊跷，又随身掏出薛安的腰牌来，薛安前脚将我锁住，沈素馨后脚便将我救出。薛安与沈家人这般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我面色一凛，难道薛安要借着擅自出逃的名义将我就地斩杀？我握着步摇的手心满是冷汗，尖利的棱角扎在沈素馨细嫩

纤细的脖颈上，一片泛红。我看着沈素馨慢慢咽下一口水，抵着嘴什么也不说，倒是比平日里坚强了百倍。

沈素馨料定了我此时急切需要逃离皇宫，是不会无端生事在这里杀掉她的。从远处走近的一队宫女端着盛了各色食物的琉璃盏缓缓走近，宫女们低着头从我和沈素馨的身边走过，无一不向我们投来怪异的目光。在她们的视角里，我将低了我半头的沈素馨圈在怀里，亲昵得很。

「容戈，你再也不走，就晚了。」沈素馨的声音在发颤，眼神不停地落在我的脸上。我捏着步摇的手有些酸胀，指节泛白。

此时我的心里更加笃定，沈素馨一定知道点什么，可若是她真的知晓其中内幕，又为什么要帮我，一开始进到沈贵妃的宫里时，又为什么她说有事与我商量。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旁人拐弯抹角，如果两个人可以坦诚相待，把事情直白明确地告诉对方，我觉得会少很多误会。

我松开了手，将步摇收回袖中，沈素馨见状松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继续往前走。在快要看见宫门的时候，沈素馨突然伸手拽了拽我的衣袖，我转过头，沈素馨有些胆怯，盯着自己的鞋尖，「容戈，你不会喜欢祁王表哥的对吗？」

宫门处除了有把守的侍卫，并没有什么人靠近，我加快了步子，却被沈素馨紧紧地攥住衣袖，她的眼睛里又蓄满了泪水。我抵了抵嘴角，有些头疼，明明告诉过她我是容家的女儿，绝不可能和薛安有任何瓜葛的，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隐隐有马蹄声传来，我的心跳得极快，猛地抽出自己的袖子，转身欲走。却再次被人抓住，沈素馨的音调拔高了几倍，「容戈，你到底会不会喜欢我的表哥！」

我已经看见了前面的宫门，侍卫知道我今日随父亲进宫，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变故，必然不会拦我的。我此时只要冲过这道门，回到侯府找到我娘，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马蹄声越来越近，我几乎有些崩溃，这扇门，今日一定要出了这扇门，看着拦到我身前的沈素馨脱口而出，「我不喜欢薛安，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喜欢了很多年了！你让开吧！」

我原以为我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沈素馨就会快速让开，可是她呆滞在我的面前，背后的马蹄声骤停，我身子一僵。沈素馨目光越过我落到了我的身后，整个人开始抑制不住地发抖，唇瓣一白，「表……表哥……」

沈素馨的声音中透露出浓烈的惧意，我后背更加僵硬，又出了一身的冷汗，只一瞬后背就一片湿冷，我被人从后面一捞，腾空而起稳稳地落入了一个怀抱，我被迫在马上坐定，我的颈间糊满了热气，一声笑意落入耳中，薛安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环在我腰间的手将我锁紧。他的声音带着笑意，却将我听得打了个激灵，他笑是笑了，只是话却说得咬牙切齿，「有喜欢的人了？容戈，你喜欢谁啊？」

我的后背紧紧地贴靠在薛安的怀里，薛安的下巴搁在我的肩头，随着他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颈间，我全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周身都是薛安的气息，清冽得如同冬日里的初雪，还混杂着淡淡的血腥味。

血腥味……谁的血腥味？

薛安还在说着什么，可是我无暇顾及。我的心头一梗，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脚底生起的寒意，一路往上攀爬缠绕，像是要溺亡的人一般，冰凉的水最后裹住我的心脏，铺天盖地的疼痛席卷而来，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我捂住心口，猛地咳出来，用手去捂住，掌心一片黏腻燥热。薛安的说话声好像停了，我下意识想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心，可是眼前突然变成一片黑暗，耳边只有薛安的呼气声，「你怎么就这么不听我的话呢。」

我醒来的时候胸口闷得厉害，夜色沉闷，我分辨不出来头顶的帐子究竟是什么颜色，额前的碎发有些扎眼。我习惯性地想要抬手，将碎发拂到一旁手却没有抬起来，浑身无力且不说，手腕只是一动就又沉了下去，手腕有些沉重，腕间一片凉意。我再欲抬手，手腕却被人捉住。薛安的眸子格外清亮，在夜色中我隐隐可以窥见他上扬的唇角。

「醒了？」

薛安坐在床边，方才伏着身子趴在我的身侧，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别动，你也动不了。」薛安坐直了身子，松开了捉着我的腕子的手，颇为随意地挑起一截银链子来，我顺着链子瞧去，一头在我的腕间，一头在薛安的腕间。

有病！

我心里想着，嘴上便要说出来，只张了张嘴便觉得喉头一甜，又强行把骂人的话憋了回去，翻了个白眼。被我剜了一眼的薛安不气反笑，把玩着那根银链子，漫不经心地开口：「我原以为你要睡个十天半个月的，此时便醒了，可是心里惦记你的情郎？」

情郎？去你娘的情郎！我爹本就是凶神恶煞的，一般世家子弟不敢上门求亲，又频频出现我与两位王爷的绯闻，世家公子哪里敢跟我打交道。见我闭上眼睛，薛安又开口，语气里的不满浓得要溢出来，「想来今日我不过是叫你在殿里多等一会儿，你就费尽心思地逃跑，也是要去找你那情郎吧。」

薛安的靠近有些突然，在黑暗中我的五感异常灵敏，薛安凑近我的耳朵，低低地笑了两声，「呵，只可惜你那情郎到现在都没出现。」

今日？薛安说的是今日，那我也就昏了半天的时间吧算是，我的心脏猛地锁紧，眉头一皱，我爹！我爹怎么样了！额心突然落下一吻，我睁开眼睛看向薛安，横了他一眼，这次倒是说出了话来，「薛安你有病！」

被骂的薛安长眉一挑，支着脑袋看我，「咱们俩比起来，现在好像你更像是有病的样子。」

无意与薛安争吵，也顾不得我现在的处境，左右薛安不会现在掐死我。我稳住心神，舔了舔下嘴唇，开口询问：「薛安，我有事想问你。」

「哦？有事问我？叫声好听的我就让你问。」薛安的手放开那一截链子，不安分地捏了捏我的耳垂，眼里是掩盖不住的细碎的笑意和奸诈。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必须抓住机会，闭了闭眼再睁开，极其不情愿地叫了一声：「表哥。」

「表哥？」薛安本就捏着我的耳垂，听我叫了一声表哥，手上的力道加重，拖出不自然的长音来，满满的诱哄，「你应该叫我薛郎。」

薛你娘的郎！薛安你是跟「郎」字过不去吗？一会儿情郎一会儿薛郎的，黑灯瞎火的在这儿叭叭，果然是人在黑夜的掩饰下就容易不要脸啊！

骂归骂，该问的问题还是得问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着咱俩日后「好相见」吧！

「薛郎。」

可能是我叫得生硬，薛安有些不悦，掀开眼帘瞥了我一眼，依然自顾自地搓揉着我的耳垂，「问吧。」

那要问的可太多了！

我爹怎么样了？我娘呢？这是哪儿？

我的问题像是连珠炮一般砸出来，薛安松开了我的耳垂，对上我的视线，嗤笑了一声，「容侯爷现下在诏狱里待着呢。至于皇姑母嘛——」

薛安这么一顿，我的心不禁提到了嗓子眼，我娘难道也受了牵连？

「皇姑母现下该是在宫里难以入眠，至于这是什么地方，容戈，这是祁王府，是我的卧房，是大婚后，你要夜夜侍奉我的地方。」

最后半句话薛安说得慢悠悠的，将「夜夜」两个字咬得极重，我想到什么不好的东西，面上发烫，「呸！侍奉你个头，还没睡觉，做什么梦呢！」

薛安直接坐到了床边，胳膊撑在我身体的两边，俊脸慢慢凑近我的，几乎要与我鼻尖相抵才停下。我紧张地咽了口口水，薛安见状戏谑地又凑近了一分，「小容戈说的是，那不如我们便睡一睡，让这个梦成真如何？」

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不要脸！

我抬手便想朝薛安的脑袋上捶，可是挣扎了半天也没能抬动胳膊，我心里警铃大作，抬眼看薛安，心里满是提防，「你对我做了什么？」

见我已经注意到了自己不能动弹这件事，薛安也没有隐瞒的意思，直起身子来顺手弹了我的脑门一下，「自然是给你下蛊了，你知道月僵蛊吗？」

听到这个名字，我倒是生出几分熟悉感来，南疆的少主早些年间曾经到帝都拜访，在侯府住过几日。月僵，蛊如其名，中蛊

之人每月会有一天四肢僵硬动弹不得，这蛊只是整蛊人的雕虫小技，僵够三十天便会自动解除，所以无解。

歹毒！无聊！有毛病！

骂人的话到嘴边，我的脑子突然回想起薛安说我娘难以入眠，也是，我爹入了诏狱，我又不知所踪，自然是难以入眠。我的眼里蓄满泪水，薛安见状一愣，吻了吻我眼角溢出的泪珠，沉这嗓音唤了我一声：「容戈。」

「我娘知道我在这儿吗？」

薛安点点头，伸手将我额前细碎的头发拨到一旁，出奇地有些温柔，「小容戈放心，皇姑母非常好。」

怎么可能非常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忍住顶撞薛安的冲动，闭上了眼，决定不再理会薛安。

薛安轻笑一声，没有说话，我只觉得身侧一沉，一条手臂从我脖颈下方的空隙穿过，搭在我的肩头将我圈过去，温暖的被窝里挤进来一个人。我被薛安抱在怀里，鼻翼间全是薛安身上的味道，少了白日里的血腥味，现在只有清冽的香气，我吸了吸鼻子，还挺好闻。

可能是我吸鼻子的动作引起了误会，薛安的手在我的后背抚了几下，最后稳稳地勾住了我的腰肢，似乎是有些困意，「乖，不哭了。」

我没有应声，空气突然安静下来。

呆呆地想了一会儿我爹的事情，也不知道我爹怎么样了，按道理来讲，我爹那般老奸巨猾的人坏事虽然做得多，但是应该都不会留下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薛安说我娘没有事，想来除却我娘是长公主的身份这点，还因为我爹目前还没有定罪吧。

这么想来我就安心了很多。突然有种抬头看看薛安是不是睡着了冲动，我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脑袋，还没什么大动作就被薛安捉了包，后脑勺被人扣住，薛安的眸子里春意浮动，低头便吻了上来。

亲个屁啊又亲！我张开嘴狠狠地咬住薛安想要探进来的舌头，咬得他吃痛地「嘶」了一声才松开嘴，趁机把脑袋往后撤了撤，「薛安，你能不能要点脸！」

薛安冷哼一声，「我要脸做什么，我要你。」

我倒是有一瞬间的失神，薛安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他分明一直都不大待见我。

薛安睡得安稳，我倒是一夜无眠，我本想着薛安第二日会起个大早，毕竟诏狱里关进了我爹这样的重犯，按照历来的规矩，位分低于我爹的那些大臣是没有资格主持三司会审来审理我爹的，所以举国上下能着手调查此事并且判下罪名的只有薛安薛宁和皇帝舅舅。

我窝在薛安怀里，心跳得很快，直觉告诉我，负责审理我爹的案子的一定是薛安。

可是我爹是以什么罪名被抓起来的？回忆起昨天上午我爹的一番表现和话语，想来他早就料到皇帝舅舅要对他下手了。我爹的罪名算起来，可多了，在朝中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插手吏部人员调动还管过兵部的闲事，其实这都不算什么，我咽了一口口水，我爹是个连圣旨都敢拦的勇士。

在圣旨送出宫前拦截圣旨并且销毁，这是个什么罪名？我的右眼皮跳个不停，让我想想我爹当时在面对皇帝舅舅的责问时用的什么理由，嘶，好像是说喝多了不记得了……

好在当时这件事也没闹大，除却我爹和皇帝舅舅知道以外就是宣旨的太监了，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你敢想我爹那样的奸臣有写日记的陋习吗？好在我爹也知道是陋习，被我发现一次以后就将那些日记尽数销毁，再也没有写过。

这么多年，我爹一直在被诛九族的边缘疯狂地试探。

别人家的父亲总是想要在自己家的孩子面前保持一个伟岸的形象，可是我爹不是，我爹做的事从来不在我面前避讳，他甚至会给我灌输一些很歪的思想，若不是我娘一心将我往正道上拉，我可能就是世人口中的「帝都红莲」了，应当是黑的。

我娘对我爹做的事不闻不问，我也不会对我爹说什么，所以在薛安第一次对我提出我应当规劝我爹的时候，就被我一口回绝。后来薛安多次想要给我培养成小白花，都被我严词拒绝，我爹对外人做了什么我不想管，饶是他再过分，没有过分到我头上，就始终是生我养我的爹。

我想得出神，薛安醒了我也不曾知道，我动了动手腕，有些酸胀但是已经可以抬起来了，薛安没有动，保持着抱着我的姿势，「你在想什么？」

「想你。」我在薛安的怀里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将那一截银链子勾上来，来回拽了半天，那银链子纹丝不动。

他娘的！我想到了从前管家养狗拴的链子！

「别挣了。」薛安伸手将我因为想要拽断链子被勒得有些发红的手裹进手里，「想我做什么？」

「我在想我爹的三司会审是不是你主持的。」我的四肢酸胀发麻，虽然稍微能动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抽了半天的手仍旧被薛安牢牢抓在手里。

感受到了我的挣扎，薛安手上的力道又加深了一分，笑意直达眼底，「小容戈果然聪明。」

「薛安，且不说我爹尚未判刑，就算我爹现在是个罪臣，我是罪臣之女，那我娘也是昭荣长公主，我还是皇室血脉，你这么拘着我，着实不合规矩。」我斟酌着开口，其实仔细算下来，薛安要是用祁王的身份来压我，我还真没有几分胜算，从前我爹罩着我，如今我爹入狱了，我娘的盛宠再浓也是从先帝和我那皇帝舅舅身上得来的。

事实摆在眼前，若我爹真的落了罪名，那我便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侯府大小姐容戈了。

这都是后话，我爹那般心比天高的人，若是真的要受牢狱之灾，还不如让他去死，绝对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救我爹。

薛安良久没有回话，我抬头看他，撞进他如潭水一般沉寂的眸子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嘴，薛安一愣，笑了出来，揉了揉我的发顶，「你不是罪臣之女，永远不是。」

薛安这句话说得轻柔，好像一片羽毛荡进我的心里，一池涟漪。

难道薛安愿意不为难我爹？

我坐在了回侯府的马车上，身下的软垫都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我原以为薛安要怎样刁难我，没想到他竟然十分爽快地应下了我要回侯府的请求。

薛安说我娘在侯府等我，要接我入宫去住，方便薛安派人来侯府搜集证据，话说得好听，可我觉得就是抄家的意思。

这可不行。

刚下了马车，就迎面撞见了我娘和身后带着大包小包的丫鬟们，夏禾和春蝉也在其中。不待我疑惑，我娘便伸手牵住了我，「戈儿，随娘亲走吧，你的东西已经差人装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有些迟疑，拉住我娘，「娘，我床底下的东西您差人拿了吗？」

我娘转头看向春蝉，春蝉还未开口，便撞上了我的眼神，几乎是马上捧着自己手里的东西跪了下去，「奴婢办事不力，请长公主和小姐责罚！」

春蝉的反应明显叫我娘有些意外，我娘瞥了我一眼，道了一句无碍，便叫我和春蝉一同回去取东西。

进到我的卧房时，我是吃了一惊，基本上除了我的衣服和首饰，其他的東西全都留在原处，我瞧着蹲在床畔去掏我藏在床底下的东西的春蝉，颇有些幽怨，「春蝉，怎么我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带走？那株珊瑚树，怎么还摆在那里，不应该搬走的吗？」

「回小姐，长公主说这些东西都不要带走。」春蝉趴在床畔，努力的摸出来一个匣子，伸手继续往外掏。我捞起来小匣子，翻了两下，从里面掏出了一支火折子，将匣子放好，拍了拍春蝉的肩头，「你且将这些东西都拿出来，里面的金子你随后取出来，随后找人帮我送一封信，切记快马加鞭。最近怕是要忙上一阵子，你且记得这件事。在院门等我，我去去就回。」

春蝉蹭了一脸的灰，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提了裙子便转身出了院门，小厮们都忙着在门口装马车，一时间倒是没有人注意府里有什么动静。各房的姨娘这个时候居然没有出来闹腾，倒是叫我有些吃惊。我娘只带了我走，其他姨娘还是照样在偏院里待着。

绕过走廊，我直接穿过了花圃到了我爹的书房，开门进去以后蹲在一排书架后面，将火折子掏了出来，吹出火苗来之后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点上，便扔到了我爹的书桌上。我灭了火

折子，瞧了一眼已经窜起老高的火苗的桌子，转身出了书房将门关紧。

书房一烧，我看你从哪找证据。

剩余内容，请移步专栏阅读。

https://www.zhihu.com/market/paid_column/1414541824665415680/section/1414556967885389825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